

武俠世界

無名小卒

狂徒密謀統一黑社會！

小子妙計安排報父仇！

毒蛇窟殺機四伏！
奪魂帶追魂攝魄！

科學家研究絕育藥物！

醜八怪妄想替天行道！



200

840

◀ 編 後 話 ▶

「血鸚鵡」今期恢復刊出了。內容之詭譎處令你難以置信，情節之緊湊、驚險，更可使你無法緩下口氣！……由於名捕鐵恨死後屍體失蹤的關係，於是人們皆相信鐵恨已變為殭屍！到底是否？請看該故事更精彩的发展吧！

「三千年死人」！是倪匡先生的最新傑作，這是一個很合乎科學邏輯的超人幻想故事，也許有人會覺得它是一篇荒誕離奇，死人復活的恐怖小說，在作者緊密構思、行文流暢之筆觸下，寫來栩栩如生，活靈活現，值得一讀。

睽別一時的高庸君，今期他的新作「鐵蓮花」又與各位見面，這是一篇充滿兒女情仇的俠義故事，內容詭譎變幻鬥智鬥力，文中開首便掀起一番高潮，特別介紹。

下期起，除了刊出「金燈盟」故事之二：「四君子」外，更有名記者司馬不平先生為本刊撰寫之「奇幻人間」，司馬先生把他日常深入採訪，所見所聞，而不便在報章發表之精彩事實，都在「奇幻人間」裡毫不保留地揭露出來。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無名小卒（小鬼子傳奇故事）

民間秘密社會組織「洪門」始於明末清初，但傳延迄今，已經變了質，成為無惡不作的「黑社會」，本故事的主人翁力圖進行一次大改革，將「黑社會」引導向善……

上官庸 3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三千年死人（超人幻想傳奇故事）

倒轉金字塔 預知未來人……

倪匡 37

獵人（遊俠傳奇故事）◀二▶

烏雲掩星月 驟雨飄血腥……

朱羽 49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血鸚鵡

為友甘冒險 追秘剖屍骸……

古龍 63

鐵蓮花

絕計劫囚車 巧裝陷虎阱……

高庸 71

紅粉藍衫

千里趕單騎 隻身闖虎穴……

憶文 79

金燈盟◀續完▶

智脫重圍誅禍首……

臥龍生 91

真人真事·技擊精華

張耀宗一招破鐵拳（真人真事）……

海雲 35

鐘鼓齊鳴死裡逃生（功夫漫談）……

慧心 46

李長青苦練氣功（奇人奇技）……

麥海雲 61

掌刀（武技精華）……

海鷗 89

失傳的絕招（招式叢談）……

雲山 95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備台誌字第〇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環怡出版社
台北市林森北路85巷56號7樓之一
電話：51100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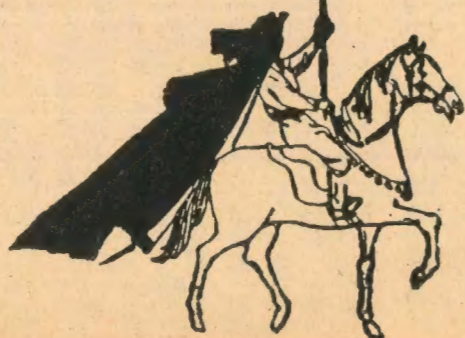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840期

1959年3月創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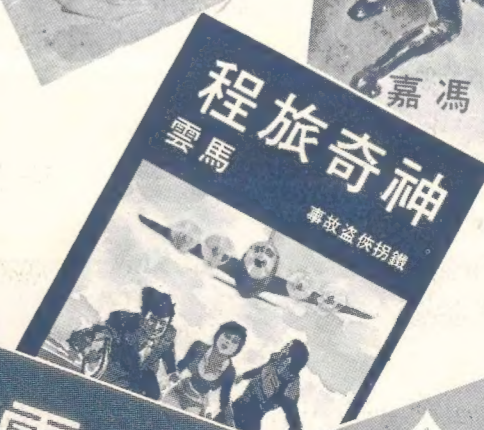
逢星期四出版



• 每冊港幣二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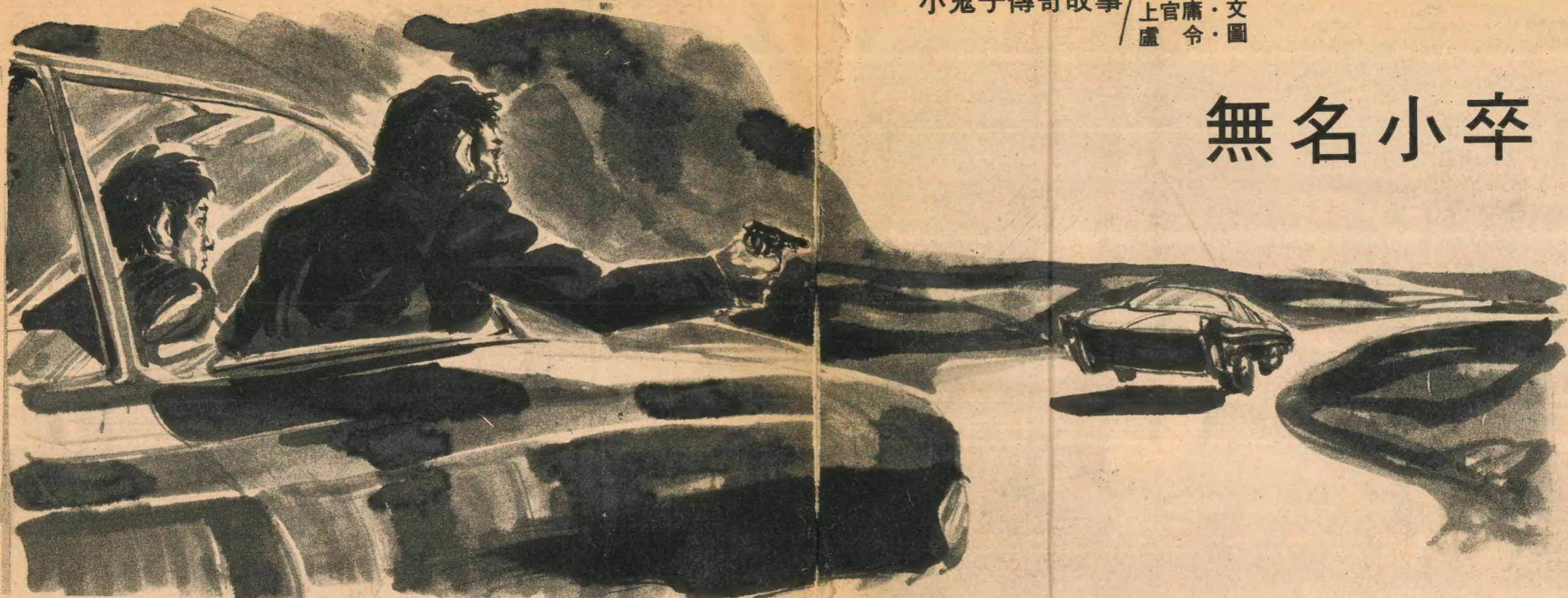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太陽電池 HK\$2.00
20年來香港驚人罪案 HK\$4.00
銀彈金槍 HK\$3.40
神奇世界 HK\$2.00
孤漢 HK\$3.50
血手摧花 HK\$2.70
鋼手魔星 HK\$2.00
神奇旅程 HK\$2.00

無名小卒



驀聞暗語

驚失嬌娃

明末清初，我國有三個著名的秘密社會，那便是洪門、清門（清幫）和理門（白門）。他們之間有一個共同的口號：「紅花綠葉白蓮藕，三教原來是一家。」

所謂「紅花」，指的是洪門，綠葉指的是清門，白蓮藕指的是理門。

由此可見，洪門、清門與理門乃是一個志同道合的革命團體。其中，洪門的勢力最強，對革命的影響最大，也最深遠。

洪門的名稱很多，如「三合會」、「三點會」、「天地會」、「哥老會」、「洪幫」、「袍哥」等，都是它的別名。一般人則誤稱它為「紅幫」。

關於洪門的起源，有許多神話和傳說，究竟那一家說法正確，至今還無定論。有人以為，洪門最早的歷史可追溯到明末時代。

明亡於清後，明代的遺臣志士，如顧亭林（炎武）、黃梨洲（宗羲）、王船山（夫之）、朱舜水等人，因不堪作異族奴隸，於是，利用民族思想和復國大義來激勵國人推翻滿清。

但，他們也知道，光靠文字宣傳而無強有力的組織，也是無濟於事的。因而他們便把原來的一些「學術」團體，如「復社」、「震社」、「東越諸社」、「三湖諸社」等社團，改組為「添弟會」。

大家一經結拜後，彼此稱兄弟，患難相助，生死不渝。

據說，「添弟會」是一代鴻儒顧亭林先生始創的，因此，一般人都公認他是明末幫會的首祖。

由於少林寺一百二十八個個個武藝超羣，因此，西晉官兵被他們打得潰不成軍，只好求和。

寺僧們凱旋歸來，清廷寵賜有加，並傳旨建造少林寺。但寺僧各不居功，仍然願回山修道。

寺僧回山後，其中有馬福儀者，武功居第七，性好漁色，圖姦鄭君達（鄭成功之侄）妻郭秀英及妹鄭玉蘭，事為僧衆所知，逐馬福儀下山。

馬福儀因此懷恨在心，投報閩撫，將寺中秘密說了出來。

當時，適逢清廷肅大陳文耀和張近秋在座，兩人早對寺僧忌妒，只是忌於寺僧武功高強，未敢發動，得悉寺中諸僧竟有明朝遺臣之後，屢向清廷力進讒言，云：

「寺僧輕易征服西晉，將來如有異志，則危覆清廷，易如反掌。」

清廷無奈，只好聽從計議，派兵三千人攜帶硝磺燃料，由陳、張兩人率領，馬福儀為嚮導，深夜包圍少林，縱火焚燒。

寺僧蔡德忠等十八人突圍逃出，馬福儀帶兵追捕，立即被袖箭射死，那時濃霧蔽天，追兵迷失所向，逃僧且戰且走，於黃泉村死十三人，至沙灣口，只存蔡德忠、方大洪、胡德帝、馬超興、李式開等五人，後人尊之為洪門的「前五祖」。

因為馬福儀忘恩負義，以其武功居第七，故洪門至今以「七」字為戒。

五僧蔡德忠等逃至沙灣口時，折樹枝立誓云：

「天之長，地之久，縱歷千萬年，亦誓報此仇！」

這時清兵追來，五僧匿於橋下，遇有船戶謝邦恆，迎入船中，倉惶渡河，而有勇士吳水

另有一種說法是：洪門起於「漢留」，始祖為殷洪盛。

殷洪盛又名洪英，為人賢明紳達，慷慨好義。崇禎七年（一六三四），受大同鎮守姜瓖的聘任，參贊軍機，一時各方豪傑，如蔡德忠、方大洪、馬超興、胡德帝、李式開等人，都慕名來歸。

崇禎十四年（一六四一）春，姜瓖向李自成投降。於是，殷洪盛便率門人南下，投揚州督師史可法。

史可法見殷洪盛之後，面授機宜，令他至北京城，窺探清廷虛實。

在赴北京期間，他曾遍訪顧炎武、王夫之、傅青主、黃梨洲等志士仁人，議創「漢留」組織，作為反清復明的大本營。

在北京城，他聽到史可法殉難之後，便南返蕪湖，投明將黃德功參贊軍務。後因黃得功自刎，部衆分散，他自己便親自掛帥，招撫二萬餘人，力抗清兵，不幸在安徽三汊河附近一戰而死。

殷洪盛死後，他的兒子洪旭與蔡德忠等門人，便輾轉南下，投鄭成功。

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鄭成功據守台灣，推進「漢留」組織，開山立堂，定名為「金台山」、「明倫堂」。並派遣蔡德忠等五人，向中原發展，潛入福建九連山少林寺內，候機行動。

康熙十一年，西晉國王入侵邊界，清兵屢戰屢敗，不得已便懸榜招納「武林」高手，蔡德忠等人見時機來臨，便前往投效，以圖「反清復明」。

成，方惠成、張敬之、楊佐佑、林大江五人，後人尊之為洪門的「中五祖」，前來仗義救護，隨往廣東，惠州的寶珠寺。

在寶珠寺中，又遇寺僧吳天佑、洪太歲、姚必達、李式地、林永超五人，後人尊之為洪門的「後五祖」。

當清兵逼近，寺僧吳天佑等盡力維護，五僧蔡德忠等越圍逃出，至烏龍山，又遇吳廷貴（史可法部將吳列之子）在山探樵，見蔡等被迫得危急，乘機以樵斧砍斃領兵陳文耀，五僧於混亂中，得以脫險。

至右尋鎮的高溪廟，轉至江西，贛州的閻王廟，守廟者為黃昌成（明唐王部將），與妻鍾玉英（又名文君），留住半月。

至湖北襄陽的丁山，遇鄭君達妻郭秀英，妹郭玉蘭與子道德、道芳，相見驚喜，互道寒暄後，五僧蔡德忠等知鄭君達被陳文耀以紅綢絞殺，以鄭君達葬於丁山，遂同往墓前致祭，適張近秋在鄭為官，得知消息，領兵緝拿，各人相率逃散，唯郭秀英奮勇當前，揮劍迎擊，斬殺甚衆，清兵不支潰退。

郭秀英囑二子潛逃，然後與鄭玉蘭投三合河而死。

五僧逃至歐家廟，又與寶珠寺僧人吳天佑等會合，以郭秀英被圍，議商解救，遂分三隊應援，蔡等埋伏於森林中，適張近秋經過，奮勇衝殺，張近秋欲死，於是，清廷肅大陳文耀、張近秋先後斃命，少林寺僧人始稍雪恨。

蔡德忠五人輾轉逃到萬雲山萬雲寺之際，遇見了方丈萬雲龍，並與陳近南相會，大家結義成盟，共圖「反清復明」大計。

陳近南原名陳永華，湖北人，是清朝的翰林學士。他因為不滿清廷火燒少林寺，而被罷官。

罷官之後，他便隱居江湖，以下卦為業。

康熙十一年，他在四川的雅州，以「漢留」組織，創立「精忠山」。隨後返居故里，住在白鶴洞裏研究道教，並自稱「白鶴道人」。

平日，陳近南與萬雲龍來往頻繁，相談甚歡，當他得知蔡德忠五人亦會師起義時，便建議大家在白鶴洞附近的「紅花亭」聚會。

起義地點決定之後，他們便分頭至各地招集志士豪傑，共有千餘人來紅花亭相會。

在此千餘人中，有位名叫朱洪竹的少年，相貌英俊，儀表非凡，兩耳垂肩，雙手過膝，大家都說他有帝王之像，很可能是帝王後裔。

於是，陳近南便至前詢問他的來歷，一問之下，才知道他是崇禎帝的孫子。大家認為他是「黃炎甲冑，明代正統」，便一致推戴他為盟主。

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七月廿五日丑時，千餘志士仁人都聚集在紅花亭內，由陳近南主香，結為同盟。而正在盟誓時，夜色昏暗，天發紅光，大家都大吃一驚，以為「天助我也」。

碰巧，朱洪竹的「洪」字，跟天發紅光的「紅」字同音，於是，大家便公議這次聚會為「洪家大會」，這樣是「洪門」的由來。

洪門在陳近南指揮下，林馬厲兵，與清兵數度交戰，所向披靡。但在武昌一帶，却被清將于成龍擊敗。弄得朱洪竹失蹤，萬雲龍陣亡，陳近南不得不退守襄陽，等待良機。

可是，等了三個月還是一籌莫展，於是他便分散部將，留下一首詩為證，詩云：

「五人分開一首詩，身上洪英無人知。」

此事傳與眾兄弟，後來相會團圓時。」

部眾解散後，便至各地開山立堂，以謀發展。

洪門自鄭成功開立的「金台山」，陳近南開立的「精忠山」，以至蕭朝舉在廣東開立的「天寶山」，垂三百年之久，經數十代盛衰隆替，繼往開來，山堂會社名目繁多不一而足。

洪門自孫中山先生改組「致公堂」，開立「大陸山」之後，便為革命運動的中心，但發展下去，却成為現在的「黑社會」之一，這是後話，暫且按下不表。（上官庸按：上述資料取材自蘇文理先生編著的「洪門的秘史」及關雲先生編著的「閒話秘密社會及黑社會」。）

「這邊來。」

伙記說着邁自向內走去，王小克猶豫了一下，自後跟上。

不久，伙記在一張大枱前站定，替王小克擺好茶杯筷子。

王小克見那大枱坐了三個男子，其中兩個正在談天，另一個似是搭枱者，於是便坐了下來。

「喝什麼茶？」伙記問。

「普洱。」

伙記離去後，王小克打量了身旁的茶客一眼，只見他鬍鬚滿面，臉色枯黃，但一雙眼睛炯炯有神，正朝自己望來。

也不知道為什麼，王小克接觸到他的眼光後，心頭陡地一跳，急忙把眼光移開。

那男子大約三十五、六歲，穿著一件褪了色的藍恤衫，下面是一條粗布西褲，面前放着一疊報紙，但似乎翻都沒翻過一般。

王小克有意無意間又瞥了那鬍鬚男子一眼，見他一雙灼灼的眼光，正望定了另外兩個男子。

那兩個男子正在竊竊私議，王小克耳朵十分靈通，因此，在喧嘩一片的茶樓中，仍然聽得到他們說的是有關黑社會暗語。

鬍鬚男子呆呆地望住那兩個大漢交談，雙眼竟是不眨。

王小克付道：「這獸子如此用心聽黑社會人物交談，真是不知死活。」

心念甫畢，那兩個大漢之一果然發現鬍鬚男子正望住了自己，於是，他碰同伴手肘，向他使了個眼色。

那男子立時住口不言，狠狠地望了鬍鬚大漢一眼。

鬍鬚男子拿起茶杯，呷了口茶，這才把眼光轉向他處。

王小克叫了一碗叉燒飽吃着，心想填飽了肚子便理單離去，以免多惹事端。

這時，那兩個大漢又用切口交談了起來，其中一個身材稍為肥胖的道：「狗皮榮計劃『請個財神』，不料行事時帶了『花』，『走油』了。」

「他看中了誰？」瘦男子問。

「南國紗廠的股老板。」

「怎麼他行事前沒跟大夥兒商量一下？」

肥胖男子道：「就算得了手，大家又怎樣『開花』？」

「正是因為如此，所以老大想『讓他睡大覺』。」

肥胖男子雙眉一揚，道：「當真？」

「昨晚老大親口對我說的。」

「狗皮榮知道不知道？」

「知道，」瘦男子點點頭，道：「他倒也識相，求我『抱腰』向老大說幾句話。」

肥胖男子淡淡一笑，挾了個燒賣入口中咀嚼，一面道：「你怎麼說？」

「念在大家一場兄弟，這事怎有托手辭的道理？」瘦男子答。

王小克自他們的對話中，聽得出那名叫「狗皮榮」的人計劃一棒槌架，不料行事不小心，自己反而受了傷，組織中的老大恨他行事前沒跟大家商量便獨自下手，因此想幹掉他，這狗皮榮便來找瘦男子幫忙，替他在老大面前美言幾句，瘦男子念在大家兄弟一場，因此答應了。

據王小克所知，本市的黑社會組織不下三四十起，有三合會，有和順堂，有十四K……其中又分專籍、潮籍和閩籍等組織。

面前這兩個男子顯然都是黑社會中人，看來職司還不低。

那瘦男子一面說話，一面打量着對面的鬍鬚男子。

鬍鬚漢子淡淡一笑，道：「你是在『請包揪』？」（按：即「盤問」。）

瘦子臉色一變，道：「不敢，大家若是自己人便可『叫粉子』」（按：即「解爭端」「釋誤會」。）

「嘿嘿，你們兩人『紅面視兄』」（按：對上海佬），想我『戒摩』（按：教訓）一番不成？」

瘦子和胖子相顧失色，連忙問：「哥子家金名玉諱？」

鬍鬚漢子冷哼一聲，道：「罷了，我問你們，你們的老大是誰？」

瘦子遲疑了一下，答道：「咱家老大姓戴，名叫天環。」

「戴天環？」鬍鬚漢子粗眉一皺，道：「共有多少兄弟？」

「兄弟不大清楚。」

「唔，回去告訴戴天環，說我幾天之內要去會他一會。」

「請問哥子家金名玉諱？」

「嘿嘿，戴天環是本市『和興堂』大龍頭，諒他也不識得我，不說也罷，」鬍鬚漢子道：「總之，你們回去告訴我日內會來看他，這就是了。」

瘦胖兩人對望了一眼，滿腹狐疑地轉身，向巷口匆匆走去。

王小克見兩人朝自己這邊走來，生怕行踪被發現惹麻煩，急忙躲進一紙盒之中。等兩個大漢離去後，這才悄悄爬了出來。

他剛爬出紙盒，抬頭一望，只見那鬍鬚漢子正笑吟吟地望定了自己。

王小克利那間尷尬異常，澀然一笑，站直起身來。

「小兄弟，剛才的一切你都看在眼中了？」

「鬍鬚漢子問。」

鬍鬚男子，眼中透着陰鷲。

然而，鬍鬚男子渾若未覺，依然不時凝視着兩人。

這時，瘦男子招手叫伙記埋單，拉了那個胖同伴，走了。

偌大一張枱子，就剩下王小克和那鬍鬚男子。

「喂，小兄弟，」鬍鬚男子忽然湊近了王小克，問道：「剛才他們在說些什麼，你聽得懂嗎？」

王小克淡淡一笑，不答反問他道：「怎麼啦？」

「聽得懂這一頓算是我的，若聽不懂的話——」鬍鬚男子咧咀一笑，指着面前的空碗碟，道：「你把我的單也埋了。」

王小克正想向他承認自己聽得懂，忽然心念一動，付道：「看他衣衫襤褸，莫非袋中無錢埋單，因此想叫我請他一頓？」

「怎麼樣？」鬍鬚男子又問。

「首先，你聽不聽得懂？」王小克問。

「這個——」鬍鬚男子沉吟了一會，道：「那是黑社會的暗語，對不對？」

王小克心頭一動，暗想對方倒也不是沒見過世面的人，於是點了點頭。

「這樣說來，你是聽得懂的了？」

王小克淡淡一笑，招手叫伙記埋單。當伙記走過來點數時，王小克向鬍鬚男子面前的空碟一指，道：「一併算了吧。」

鬍鬚男子愣了一然，向王小克咧咀一笑，取了枝牙籤剔牙。

王小克見他露出兩排又白又整齊的牙齒，深邃的眼光凝視着自己，心頭莫明其妙地跳了一跳。

埋好單後，王小克向鬍鬚男子打了個招呼，邁自向外走去。

鬍鬚漢子若無其事地經過那瘦大漢身旁，邁自向街口走來，王小克急忙轉過身子，裝出要過馬路的样子。

不一會，他估計鬍鬚漢子應該過去了，這才回過頭來。

果然，那瘦兩個大漢自後跟住鬍鬚漢子，不聲不响地跟蹤着。

王小克暗想自己所料果然不差，激發了好奇心和趁熱鬧的心情，自後跟了上去。

鬍鬚漢子對於後面那兩個胖瘦男子的跟蹤似乎渾若未覺，踱着步向前走着。

王小克一直跟了三四條街，忽見鬍鬚漢子轉入一條橫巷，心下暗叫糟糕！

這一帶的地形王小克最為熟悉，知道橫巷中堆滿了垃圾，乃是各大廈的垃圾站，平日甚少有人經過，鬍鬚漢子走了進去，不是給予胖瘦兩大漢下手之機會麼？

果然，鬍鬚漢子步進橫巷之後，背後那胖瘦二人立時快步追上前去。

王小克見三人已隱沒在橫巷轉角處，猶豫了一下，也展開大步追上前去看個究竟，這時，看電影與否對他已經是次要的事了。

他來到了橫巷口，把身子貼在牆壁上，這才側頭向內望。

只見鬍鬚漢子遠遠站着，一胖一瘦兩個大漢則在他身叉腰而立。

王小克見橫巷口有一堆垃圾紙盒，於是一個箭步竄上前去，躲在一堆大紙盒之後，向前窺探。

瘦男子指着鬍鬚大漢，問道：「巴腰子佬，你是那個堂口的？」

鬍鬚漢子咧咀一笑，道：「鬍鬚佬便是鬍鬚佬，什麼巴腰子佬？」

胖瘦兩人相對望了一眼，顯然地，對方明白自己的暗語！

「請問金名玉諱？」瘦子又問，語氣已無剛才的尊嚴。

「這瘦子，」鬍鬚漢子粗眉一皺，道：「哥子家金名玉諱？」

「兄弟不大清楚。」

「唔，回去告訴戴天環，說我幾天之內要去會他一會。」

「請問哥子家金名玉諱？」

「嘿嘿，戴天環是本市『和興堂』大龍頭，諒他也不識得我，不說也罷，」鬍鬚漢子道：「總之，你們回去告訴我日內會來看他，這就是了。」

瘦胖兩人對望了一眼，滿腹狐疑地轉身，向巷口匆匆走去。

王小克見兩人朝自己這邊走來，生怕行踪被發現惹麻煩，急忙躲進一紙盒之中。等兩個大漢離去後，這才悄悄爬了出來。

他剛爬出紙盒，抬頭一望，只見那鬍鬚漢子正笑吟吟地望定了自己。

王小克利那間尷尬異常，澀然一笑，站直起身來。

「小兄弟，剛才的一切你都看在眼中了？」

「鬍鬚漢子問。」

「這瘦子，」鬍鬚漢子粗眉一皺，道：「哥子家金名玉諱？」

「兄弟不大清楚。」

「唔，回去告訴戴天環，說我幾天之內要去會他一會。」

「請問哥子家金名玉諱？」

「嘿嘿，戴天環是本市『和興堂』大龍頭，諒他也不識得我，不說也罷，」鬍鬚漢子道：「總之，你們回去告訴我日內會來看他，這就是了。」

瘦胖兩人對望了一眼，滿腹狐疑地轉身，向巷口匆匆走去。

王小克見兩人朝自己這邊走來，生怕行踪被發現惹麻煩，急忙躲進一紙盒之中。等兩個大漢離去後，這才悄悄爬了出來。

他剛爬出紙盒，抬頭一望，只見那鬍鬚漢子正笑吟吟地望定了自己。

王小克利那間尷尬異常，澀然一笑，站直起身來。

「小兄弟，剛才的一切你都看在眼中了？」

「鬍鬚漢子問。」

敵。不一會，他窺伺一個破綻，向後退了一步，又伸手入袋去摸藥。

「姓江的，你在找『保心丹』是不是？」

王小克大聲問道：

江煥心頭一震，不由自主向王小克望去，只見他手中拿着一個小瓶，正是自己的活命仙丹「保心丹」。

「給我！」江煥飛身向王小克撲來。

王小克手豈肯同開，怎會被他抓中，一個溜煙，向幾株大樹奔了過去。

「給我！」江煥吼着追上去。

然而，葉輝如影隨形地兜尾追來，一掌向他背上擊去。

江煥心中掛着那「保心丹」，這一掌登時被葉輝打中，張口噴了一口鮮血。

他背上擊去。

江煥心中掛着那「保心丹」，這一掌登時被葉輝打中，張口噴了一口鮮血。

真人真事

張耀宗一招破鐵拳

海雲

張耀宗分南北兩派，南派拳是由少林寺三遠和尚創立的，乾隆末年，三遠和尚在少林寺練習技擊，時值清晨，他忽見一隻螳螂與蛇相鬥，螳螂的體型細小，但閃避得宜，最後，還用爪抓破毒蛇的眼睛，使那一條長達五尺的毒蛇逃去，因此他有所領悟，便依照他所看見的螳螂姿勢，參入少林拳的拳理，創立螳螂拳。

當時江西的竹林寺，方丈圓寂，三遠和尚被派往該處做竹林寺的方丈，教授螳螂拳，其中有一個姓李的禪師，習技最精，後期李禪師來往於港澳之間，因為澳門的前山以及新界的基灣都有一間竹林寺，屬於江西竹林寺的支派，三遠和尚便命李禪師到港澳照料竹林寺。

李禪師經常來往東江各地，惠州的坪

王小克剛才現身和江煥打招呼時，施展妙手空空絕技，把「保心丹」偷了過來，這時見江煥又和葉輝戰在一起，於是揭開了瓶蓋，嗅了一嗅，皺着眉叫道：「啊呀！這『保心丹』有股臭味！」

江煥心急如焚，暗想如不及時服藥的話，等一下老毛病發作時便要糟糕。

「喂！姓江的，我不喜歡這股臭味，不如倒掉它吧！」說着，王小克舉起了藥瓶，把「保心丹」倒到地上。江煥見狀大急，撲過來要阻止，不料又被葉輝掃中一脚。

「啊呀！」他大叫一聲，仆倒在地。

王小克恨他攔住了白小妹要替自己替他做事，因此，用腳踢着地上的藥丸，道：「踩碎你，踩死你，踩在你的骨子裏！」

江煥眼中一黑，險些暈死過去。

葉輝眼見機不可失，急縱身向江煥撲了過去。江煥緊咬着牙關，突然展開雙臂，怒吼着向葉輝迎上前。

「砰！」一聲巨響，兩人碰在一起，旋即像彈弓一般，分了開來。

王小克睜大了雙眼，只見兩人都躺在地上，氣若游絲，不能動彈分毫了。

「葉先生，葉先生！」王小克搖着葉輝的身子。

葉輝眼皮輕輕一眨，眼角滴下了殷紅的鮮血。

「葉先生！」

葉輝這才睜開雙眼，但立即又閉上了。

「葉先生，你說白小妹在那裏？」王小克問道。

「我……我給你五百萬！」

王小克仍然搖着頭——他知道江煥有這筆錢，因他剛搶了洗佩山一筆價值一千三百萬的毒品，然而，他不能要。

「江大哥，你以為錢可以收買到任何人，對不對？」王小克低聲問。

江煥疑惑望着王小克。

「在一兩年前，不錯你是可以收買到我，因為那時我還不大會思想，可是現在不同了，」王小克的手指寫住自己的腦際，道：「我會思想了！」

「我……告訴你白……小妹的地方——」

「不用了，葉先生已經告訴了我。」

「小兄弟，你……你要什麼我……我都給你，只要你扶我回……回去……」

王小克站直起身，因為他聽到了警車的「嗚嗚」聲，正自遠而近——

王小克，白小妹和小辣椒隨着「慶華大酒樓」時只見大廳中黑壓壓地一片，坐滿了人。

「上二樓去吧。」白小妹道。

「二樓大概也滿座了，上三樓吧。」王小克道。

三人上了三樓，伙記迎了上來，問道：「幾位？」

「三位。」小辣椒答。

「請先搭椅好不好？」伙記說着向旁邊一張大椅指去。

王小克望了一眼，大椅中坐着兩個大漢，還有另一個在看着報紙，顯然也是搭椅客。

這時，那兩個大漢中有一個說道：「阿文，你是幾時『拜正』的了。」（按：黑語「入會」。）

「六個星期，劉老大托人『樓堂』我心想反正沒得撈，所以——」

王小克並沒有繼續聽下去，拉了白小妹和小辣椒轉身便走。

「喂，你幹什麼？」小辣椒不解地：「這裏不是有位子麼？」

「我問你，你不想像小妹一樣被人在荒島上囚禁三十幾天？」

小辣椒搖了搖頭，張口欲說話，王小克拉了她，向外便走：「來，咱們換個地方去！」

在伙記錯愕的眼光下，王小克，白小妹和小辣椒已經走遠了。

（全文完）

預告

小鬼子傳

奇故事：美人魚之秘 上官庸著

一座價值只數百元的石膏製美人魚像，竟然有人出價十萬元要把它偷到手，而這石膏像共有數百尊，任何一尊都行。究竟石膏像中有什麼驚人的秘密。

本故事集香艷、奇情、鬥智之大全，切勿錯過！

鎮南螳螂這個門派的發拳出脚，李德球用心偷窺，看見張耀宗身型高瘦，背部微微駝起，絕非科科武夫，而且螳螂拳的出手並非沉重，跟他的鐵拳相較，確有天淵之別，自信必可擊倒張耀宗，因此擺在心上，等候時機，然後動手。

當時李德球有一個表兄是廣利和行船館的總理，新年擺春茗，親友雲集，張耀宗是行船館的教頭，早被邀請，李德球也因表兄的關係，亦在邀請的嘉賓之列，他認為時機成熟，便即動手。

李德球所教授的拳脚，稱做「鐵拳」，事實上他本人以及他的門徒，俱是手桶堅實，拳風虎虎的，真個拳實如鐵，他心裏暗想，如果在宵宵灣武館登堂打架，說不過去，就算在那個地方殺敗張耀宗，知者不多，如果假擺春茗之日，嘉賓雲集，到時擊倒張耀宗，不但張耀宗的武館要閉門，就算行船館的教頭，恐怕也要讓別人担当，到時他有可能繼位。

既然他有這種想法，蓄意傷人，當下各位嘉賓理理，在行船館的大廳之內，已經開席，還未飲宴，李德球忽然起立，向各人拱一拱手，說：「各位值理嘉賓，今夜同叙一堂，盛會難再，值得慶祝一番，我有一個提議，大概各位必然讚成的，張耀宗師傅是東江的一位名教頭，擅長南螳螂拳，我李某也是武林中人，希望張師傅與我過招，切磋武功，兼又使各位嘉賓值理看看，開開眼界，意下如何？」

嘉賓當中有一部份人是好事之徒，聽了不斷鼓掌，李德球聽了乘機向張耀宗的座位那邊打個招呼，說：「張師傅，請到大堂研究研究。」

張耀宗在廣利和行船館以及宵宵灣的武館授技，因此，海員多數練習南螳螂拳，三遠和尚是這一門派的開山祖師，發揚

張耀宗一向態度謙虛，想不到竟有李德球其人存心挑戰，自料無法推卸，索性應聲而起，走到大堂對立廳中，那時嘉賓值理就在附近，繞成一個圓形的圈子參觀，值理馬天龍做證人，發號就令，一聲開始，李德球就大喝一聲，進馬前，用右拳向張耀宗的心窩直衝過去。

他這一拳叫做直拳，只用右手，左手是準備對方招架之際跟着發招的，一共有七種變化，照一般情況來說，總是用左手或右手擋開，然後出擊，殊不料張耀宗的拳招另有一套，他看見對方發拳，並不閃避，只是把上半身向後一縮，同時胸前微微俯入，李德球的穿心拳打到盡，仍然無法接觸他，相差約有一兩寸，他想改用別招進攻，已經遲了，張耀宗突然發招，一招橫江截掌，右拳由右邊打到左邊，左手則由左邊打到右邊，剛剛夾住李德球的右臂，因為這兩拳的力度由相反的角度打出來，李德球的右拳給他兩個拳頭夾着一壓，右邊的手臂痛澈心肺，幾乎折斷，登時倒下來。

張耀宗連忙上前道歉，把他扶起，說：「李師傅，真是對不起，我發招太重，希望恕罪。」

李德球的右手仍然發生劇痛，怎能再戰呢？滿臉羞慚，只好從地上爬起來，匆匆而去。

他那晚沒有參加春茗，第二天就開門大吉，改到別個埠謀生，此後沒有再向張耀宗尋仇，總算是一名硬漢。

張耀宗在廣利和行船館以及宵宵灣的武館授技，因此，海員多數練習南螳螂拳，三遠和尚是這一門派的開山祖師，發揚

三千年死人



倒轉金字塔

預知未來人

大會議室的光線很柔和，看起來好像暗了一點，外面其實是陽光普照的，只不過厚厚的窗簾，將陽光全都擋在窗外了，只有一絲陽光，從窗簾的隙縫中，射了進來，射在牆上一隻西藏藍蝶的標本之上，使得那隻藍蝶的翼，看來有一種閃爍著夢幻一樣的銀色光彩。

在會議室中的六個人，各自坐在寬大，舒適的安樂椅上，這時，五個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一個頭髮花白，看來約莫五十上下，修飾得十分整潔的中年人身上，每個人的臉上，都帶著一種期待的神色。

這是非人協會六個會員的年會，這一次年會，有點很不尋常，剛才，沒多久之前，會員之一的范先生，報告了他找到新會員的經過，他找到的新會員，是一個寧願和魚一起生活在海洋中，而不願和人類生活在陸地上的人。這種推薦新會員的方式，是非人協會以前從來也沒有發生過的，算是一種例外。

但是，當范先生的話告一段落之際，另一位會員表示，他也有一個例外，這位會員用聽來很平靜的聲音說道：「我也要推薦一位新會員，這位受推薦的新會員，他的情形，更加特殊——」

他在講到這裏之後，略頓了一頓，道：「他是一個死人，死了已經超過了三千年！」

同樣的話，如果是在別的場合之下提出來，一定會引起一陣驚詫聲，但是現在在開會的六個人，全是「非人協會」的會員，要成為非人協會的會員，本身就要具有和普通人完全不同的特性，一生之中，也必然經歷過許多多夢也意想不到的怪誕的事，所以，當那位會員說出了

這樣的話之後，並沒有引起驚詫的聲音，只不過使大家的眼光，集中在那位會員的身上，但每個人都都不免帶著一種期待的神色，等著聽一個意外的故事。

那位要推薦一個死了已經超過三千年的人加入非人協會的會員，在那一剎之間，看來像是沉入了沉思之中，好一會不出聲。

這位會員，大家都叫他卓力克先生，卓力克先生是六個會員之中，行踪最飄忽神秘的一個人，旁的會員，雖然一樣不知行踪，但多少總還和總管保持一定的聯絡，但是即使是非人協會的總管，也不知道卓力克先生的行踪，他到了要出現的時候，自然會出現，不然，誰也找不到他。

這時候，卓力克先生呷了一口酒，道：「正確地來說，這個人，已經死了三千年二十四年。」

各人欠了欠身子，仍然沒有人出聲。

非人協會的會員，具有各方面的知識，這時候，他們的心或許都在想：三千年二十四年之前，那時候，發生過一些什麼事？有什麼異乎尋常的人，是在那時候死去的？當然，他們也會想到：為什麼一個已經死去了超過三千年的人，會有資格成為非人協會的會員。

這是一個謎，現在，了解這個謎的謎底的，自然只有卓力克先生一個人。

卓力克忽然嘆了一口氣，他像是看透了各人的心事一樣，說道：「這個人，在當時，並不是什麼大人物，在當時，他的身份很難說，他是埃及人，我可以肯定，他的名字，叫做魯巴。」

好像是敲門的聲音，好像是有一個人，被鋼禁得實在太久了，急於想出來，所以下接一下在敲打着金屬製造的門，發出那種怪異的聲響來，聽了令人心曠。

卓力克呆了並沒有多久——事實上，他要是呆得太久的話，他整個身子，都可能被沙淹埋起來，而在那極短的時間內，他已經決定，他要弄清楚那聲音的來源。

卓力克並不是放棄了他的任務，而是根據他的判斷力，他估計在這樣的風力之下，聲音傳出來的地方，和他相距，不會太遠，以他目前的移動速度，大約一小時，就可以到達目的地了。

他已經在那極短的時間之中，作了千百種設想，設想那種聲音的來源，但是卻沒有一個可以令他自己滿意的答案，所以，他非要去自己去看一看不行！

他改變了方向，循著那種奇怪的聲音，一直向前去，半小時之後，他放眼所能看得見的，仍然只是在黑暗中渾沌的沙漠，他的全身，彷彿是在一大團實質的黑暗之中，身子四周，全有東西包圍著。

而那種聲音，却越來越清楚了。

卓力克已經可以肯定，那是一種撞擊聲。他也已經可以作出假定，那種撞擊聲，是由於一個沉重的物體，撞在一塊相當厚的金屬板上，所發出來的。

他繼續向前走，速度加快，在沙漠中移動，那樣做事實上是很不適宜的，因為那會使體力消耗增加，而使人需要吸進更多的空氣，而在細沙飛舞之下，要吸進一口空氣，是相當困難的事。

不過卓力克在那種怪異的聲響，越來越清楚之後，他的心底，產生了一種莫名的興奮。因為以他在沙漠中的經驗而論，從來也未曾有

卓力克已經開始了他的故事，每一個人都明白，一個死去了超過三千年的人，而又有資格參加「非人協會」，那一定是一件十分不平凡，而且講述起來，一定是相當長的故事，所以他們每一個人，都盡量使自己坐得舒服，準備聽卓力克先生的敘述。

不錯，卓力克先生的故事，是一個相當長的故事。

以下，就是卓力克先生的故事：

風很猛，被烈風刮起來的沙，在半空之中互相傾軋着，發出一種細得直鑽入人心肺之中的尖銳，細微的聲音，那種聲音，幾乎是只能「聽得到」，而不可以聽得到的，當你仔細傾聽的時候，可能根本不會覺得這種聲音的存在，但是當你在烈風之中，吃力地踏著地上鬆軟的沙灘，彎着腰，向前一吋一吋挪移着身子之際，你就可以感到這種聲音的壓力，在剝刮着你的身上的每一根神經，使你感到自己的身子，可以在十分之一秒的時間內爆炸，全身就化為無數的細沙，捲進了一望無際的沙漠之中，了無痕跡。

卓力克對於這種情形，是早已習慣了的，他今年五十六歲，足足有五十年，是在沙漠中渡過的，他的足跡，踏遍了世界各地的沙漠，他在沙漠之中，完全不像是一個人，而只像是根本生活在沙漠裏的一條蜥蜴，他曾經有五個月橫貫撒哈拉大沙漠的記錄，當人家問他，在找不到水源的時候怎麼辦，他的回答是：晚上，當沙漠中的氣溫驟然降低之際，他就含着冰涼的沙粒來解渴。

這時，天還沒有黑，可以在一片黃濛濛的境地之中，就快西下的太陽，看來就只是一個棕色的圓圈，一切全是黃色的，只不過深淺略有不同而已。

卓力克彎着腰，頂着風，一步一步，在向

前移動着，每當他提起腳來，深深的腳印，立時就被捲過來的細沙，完全掩沒。

卓力克喜歡沙漠的原因，這也是原因之一，沙漠，看來好像是亘古不變的，但是實際上，却每一秒鐘，都在千變萬化，億兆粒細小的沙，不斷在動，可以掩沒一切，可以令得所有發生過的事，在一眨眼間，就無影無踪。

棕黃色的太陽，終於消失不見，天黑了下來。

烈風並沒有減弱的趨勢，卓力克也沒有停下來，這次他在沙漠中的行程，並不是無目的的。

戰爭爆發之後，非人協會的年會，曾經休會一次，因為各會員全在各地，因戰爭而無法分身。那一年之中，只有范先生一個人是例外，范先生是在印度東南岸的一個荒島之中，對都加連農灌輸現代知識。

卓力克早就到了非洲沙漠，在那裏，德軍進兵神速，盟軍節節後退，德軍的坦克兵團，在非洲沙漠上，建立了強大的基地。卓力克參加了盟軍這一方面的工作，他的地位十分特殊，擔負的任務，也十分艱巨。

這一次，早在三天之前，他就看出沙漠上的天氣，要起巨大的變化。

而在沙漠上天氣變壞的時候，根本是沒有人敢以出外活動的，當然，除了他。

而盟軍的偵察飛機，早已經查明了一個建立在沙漠中心，供應縱橫非洲的德軍坦克所用的燃料的油庫。盟軍曾先後派出六個敢死隊，想去加以破壞，都沒有成功。

所以，任務就落在卓力克的身上。而卓力克，就揀了一個這樣的壞天氣出發。

他估計這樣的壞天氣，要持續六天以上，而他的步行速度雖然慢，在第五天，可以到達那個油庫，他可以有足夠的時間，來準備破壞

那個油庫。他所帶的二十磅烈性炸藥，只要一經引爆，就可以使得整個油庫，和油庫外的保衛軍隊及其一切裝備，全都變得完全未曾存在過一樣。

這已是他第四天的行程了，當天色完全黑下來之後，氣溫驟然下降，卓力克腳步反而更快了一點。他沒有帶指南針的習慣，天上的星也完全看不見，但是卓力克對沙漠實在太熟悉了，他可以從沙粒的移動，風聲的呼嘯中，判別正確的方向。

他一直走到午夜，才停了下來。在這樣惡劣的天氣中，他才停下來，不到一分鐘，柔軟的沙粒，就已經掩過了她的膝蓋，卓力克並不打算休息，他只是背風站着，用雙手遮住鼻孔，連續地吸幾口氣，然後，拔出腳來，繼續向前。

就在卓力克再次向前邁步之際，他聽到了那種異樣的聲音。

處在烈風呼嘯的沙漠之中，要辨別出其他的聲音來，具有這種本領的人，雖然不能說世界上只有卓力克一個人，但是以卓力克對沙漠的所知之深，他還未曾遇到過第二個人，和他一樣，是具有這樣能力的。

他一聽到了那種異樣的聲音，立時又停下來。

在那一剎間，他不禁自己也有點懷疑自己這種從小就訓練出來的特殊能力。因為那種直是不可能的，在這樣的氣氛下，在這樣的沙漠之中，怎麼還可能有動物在活動，而發出聲響來？

那究竟是什麼聲音？乍一聽來，像是鼓聲，那或許就是守衛那個油庫的德軍，在虛張聲勢地開炮射擊？

但是卓力克隨即否定了這個想法，那不是炮聲，不是槍聲，也不是鼓聲，那聲音，聽來

過同樣的事情，他心中隱隱知道，他一定可以發現一種極其奇特的事情。

卓力克克更快捷，風也更猛烈，他幾乎完全無法看清眼前的情形，他只是循着聲，向前走着，突然之間，他又聽到在風聲之中，有一種尖銳的嘶聲，他倒是可以辨得出這種尖銳的嘶聲，是由旋風造成的，但是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下，除非是地形上有了變化，有一個很深的洞穴，或者是一座孤峯，不然烈風是向前吹去，不會形成旋風的，而這裏的地形，又不應該有什麼變化。

卓力克心中剛在疑惑着，同時一腳踏向前去，就在那一剎間，變故發生了！

卓力克一腳踏空，他穩住身子時，已經來不及了！

他的身子一直向下滑下去，這實在是難以想像的，卓力克在沙漠中活動了幾十年，可是從來也沒有發生過像如今這樣的事情。他的身子在向下滑去，他完全無法阻止自己下滑的趨勢，他勉強鎮定自己，天色是如此之黑，烈風又如此之強勁，以致他完全無法看清眼前的情形。

他只是覺得，自己在一個約莫六十度的斜面上，向下迅速的滑着，斜面上很平滑，好像是由極大的石塊砌出來的，那種情形，有點像他正從一個金字塔的頂上，循着金字塔的一個斜面，在疾滑而下。當然，斜面上也還有沙粒，但斜面上的沙粒，只有更增加他向下滑的速度，卓力克越是向下滑，心就越向上懸，他決不是一個經不起意外的人，可是當他那樣，一刻不停，滑下了約有五十公尺之際，他也忍不住大叫了起來。

當他張口一叫，他又發現了奇異的一點，本來，沙漠中的烈風，是如此之盛，一張開口，沙粒便無情地向口中撲來，迅速塞滿了嘴巴，

但這時，卓力克張口叫了幾聲，雖然一樣有沙粒撲進了口中，可是數量却不是十分多，他勉強定了定神，也就在這時，他滑到了盡頭。

卓力克仍然無法知道自己滑到了什麼地方，但他知道，自己不再向下滑了，那種響聲，聽來也更加清楚，就在他的腳下响起，每响一下，他所處身子的地方，就震動一下，那種震動雖然十分輕微，但還是可以清楚地感覺出來。卓力克手扶着，勉強站了起來，可是他卻站不穩，強風還是呼嘯着，在他站立地方的四周圍，形成一股牽引旋轉的巨大的力量。

那種強風所形成的旋轉力量，極其巨大，好幾次，卓力克感到自己，像是要被那股力量，捲得向上，直飛了上去一樣。

卓力克在試了幾下，無法站直身子之後，只好放棄了站直身子的努力，他心中想，首先得先弄清楚自己是在什麼地方再說。

他不知道自己處身之地的形勢，但有一點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向下滑了約莫八十公尺，而他又習慣於沙漠生活的，他自然知道，一旦流沙捲了上來，就會將他埋在八十公尺深的沙底，那時候，就算他真的是沙漠中的土撥鼠，只怕也無法逃生了。

卓力克伏下了身子來，將他背後的背包，移了一移，那背包之中，除了有烈性炸藥，乾糧和水之外，還有一支光度相當強的手電筒。

卓力克將手電筒取在手中，按着了它。利那之間，卓力克看到了他簡直無法相信的奇景！

他是在一個極大的深坑的底部，那深坑的底部，只有三公尺見方，四面，是四幅向上伸展，至少有一百公尺高的斜面，沙粒在斜面上滾動，不是向下，反倒是向上。

沙粒之所以向上，完全是因為強風在吹刮，

到了這個深坑的時候，因為四面斜壁的阻力衝撞，而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旋風，反而盤旋向上，就像是自然形成的龍捲風一樣，將沙粒帶出了深坑。

卓力克心中駭然，還不止此，他藉着手電筒的光芒，也已經看清楚，四面斜壁的結構，的確是和金字塔完全一樣的，全是用大石砌成的。可是，砌出這樣的一個大坑，是什麼作用呢？卓力克對於古代建築，也有極深的造詣，可是他從來也不知道有這種形式的建築物。

而且，卓力克由於他在沙漠活動的豐富知識，他也可以知道，這個一百公尺深，底部雖然小，但是上面那個四方的口子，每邊都有一百公尺的大坑，平時是填滿了沙粒的，這時，這個深坑之所以顯露了出來，自然是因為那已經連續了幾天的強風的緣故。

強風在開始時，將坑面的沙吹走，又將別地方的沙吹來填滿，如果只是一兩天天風，這個大坑，也就永遠埋在沙下，不會被人發現，但強風如果一直持續下去，只要出現被帶走的沙，多過來填補的沙，那麼情形就會發生變化，當深坑中的沙，漸漸被吹走之際，就會出現一個小坑，小坑會使強風變成旋風，捲走更多的沙，終於，會將深坑中所有的沙全捲走，現出底部來！

現在的情形就是那樣，這個大坑中的沙，全被捲走了，現出了底部來。

而持續好幾天，風力不減的強風，在沙漠中也是極少見的，可能幾百年，可能超過一千年有一次！如果不是那樣罕見的強風，這樣一個建築宏偉的深坑，就一直到底下，決不會被任何人發現，但是現在，它却出現了！

卓力克的心狂跳着，沙漠自古，簡直是他的狂熱，而他在無意中的這個發現，可以說是人類自有考古學以來，從來也未曾有過的發現。

照這一點來考慮，卓力克自然應該放棄這裏，當作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繼續踏上征途！

當卓力克先生想到這一點時，他幾乎已經要起身，向那廣闊的斜面爬上去了。

可是他才站起身來，望着四面宏偉動人心魄的石壁，他的決定又動搖了。

現在，他處身在人類文明從來未曾觸及過的一個偉大的建築之中，人類歷史上的一大片空白，可以由他的發現來填補，而且他也肯定，在那些平整的石板之下，一定另有天地，可以帶給他前所未有的發現，要是錯過了這個機會的話，整個個人的發展，會受到極其重大的損失！

比較起來，似乎又是留在這裏，探索這裏的一切，來得重要！

現。

他的心狂跳着，甚至連深坑底部發出的「蓬蓬」聲也聽不到了，他手中的電筒光照向下，那一塊九平方公尺面積的石塊，是整塊的，上面還刻着花紋和文字，卓力克立時看出，文字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

卓力克是懂得讀埃及象形文字的，這時候，他情緒的興奮，更到達了頂點。

電筒的光芒，並不能照九平方公尺的底部，但是在電筒的光芒之下，一塊塊石板，看得清清楚楚，旋風仍然在繼續着，沙粒在石板上打着轉，刻着花紋和象形文字的地方，因為是凹痕，裏面聚滿了沙粒，是以看來像是潔白的石板上，寫着黃色的，流動的字，那種情形以給人一種極之幻妙的感覺。

卓力克屏住了氣息，他逐個字逐個字地看下去，懂得古埃及象形文字的人，世界上並不多，卓力克可以說是其中最精通的一個，但是全世界有關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知識，不過是來自一塊石碑，所以即使是卓力克，對那兩行文字，還是有幾個不認識的，不過他却可以完全猜測出整句話的意思來。

整句話的意思，翻譯出來是：「從建築成功到永遠，這裏一共有三次出現的機會，猛烈不停的強風，會將全沙捲走，當聚在這裏的沙漸漸被捲走之後，石板上的負擔減輕，就會發出聲響，引幸運的人前來。當你讀到這段文字之際，應該緊抓住你的幸運。」

風仍然那麼強烈，在強風中呼吸是很困難的，卓力克讀通了那段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之後，不由自主的張大口，喘着氣。

他的口中，已經沾滿了細沙粒，但是那並沒有使他覺得不舒服，因為他的全副精神，都放在思索那一段文字的意義之上了！

這一段文字，在翻譯出來之後，乍一看來，突然向下一沉。

卓力克的反應，也算得是快的了，他一覺出石板沉向下，身子立時向外跳去，跳出了一公尺左右，可是就在他身子向旁跳出之際，那九塊一公尺見方的石板，已一起豎了起來，當他身子落下的時候，已經踏了個空，直向下跌了下去。

當他才開始向下跌去之際，他還可以看到天空，和許多沙，隨着他一起落了下去，但接着，眼前一黑，那九塊石板，已經閉上了。

利那之間，四周圍變得出奇地靜，沒有了呼嘯的風聲，也沒有那種蓬蓬的撞擊聲，沒有了任何聲音，卓力克可以聽到自己的心跳聲。他的心的確在狂跳着，因為他的身子在向下跌下去，不知道會跌到那裏去。

但是那畢竟只是極短時間內的事，不到半分鐘，他的身子，已經碰到了一樣軟綿綿的東西，那東西很有彈性，當他的身子碰上去之際，立時被彈了起來，接着，又落了下去，再彈起來，連續六七次之後，才算停下來。

卓力克大口吸着氣，石板下面一片黑漆，但空氣似乎很清新，在大力吸氣之際，不用擔心會有大量的沙，鑽進鼻孔和口裏。

而且，「一共有三次」，現在，這個地方出現了，那是第幾次出現呢？不管是第幾次出現，距離這裏建造成功，估計至少已經有了三千年，要是說這個古建築師，不但有預測風的來臨，而且可以預測到三千年之後，會有那樣的一股強風，那簡直是絕無可能的事。

卓力克迅速地轉着念，他只好假定，留下這段文字的人，計算錯誤了，從建築開始到永遠，根本不止三次，而是有無數次出現的機會，只不過沙漠之中一直沒有人，所以這地方，也一直沒有被人發現，現在自己被那種聲音引了來，自然是十分幸運的一個人。

然而卓力克又開始不明白了，那段文字叫人「緊抓住幸運」，這又是什麼意思呢？

卓力克完全明白，只要強風一止，大量的沙，又會像流水一樣地掩過來，使沙漠恢復平整，使這個極大的深坑，完全消失。

卓力克先生真正面臨決斷的關頭了，他雖然不是非人協會的六個會員之一，對處理任何事，都有超人的本領，可是這時候，他也躊躇起

來，無法下決定。

他所負擔的任務，極其重要——要不是這件任務重要，盟軍在中非方面的統帥部，也不會請他出馬。

他的任務，直接關係着數萬盟軍官兵的生命，間接關係着數以千萬計德軍淪陷區內人民的生活。

照這一點來考慮，卓力克自然應該放棄這裏，當作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繼續踏上征途！

當卓力克先生想到這一點時，他幾乎已經要起身，向那廣闊的斜面爬上去了。

可是他才站起身來，望着四面宏偉動人心魄的石壁，他的決定又動搖了。

現在，他處身在人類文明從來未曾觸及過的一個偉大的建築之中，人類歷史上的一大片空白，可以由他的發現來填補，而且他也肯定，在那些平整的石板之下，一定另有天地，可以帶給他前所未有的發現，要是錯過了這個機會的話，整個個人的發展，會受到極其重大的損失！

比較起來，似乎又是留在這裏，探索這裏的一切，來得重要！

卓力克翻來覆去地想着，又過了五分鐘之久，仍然無法下決定，他的心中，焦躁無比，他從來也沒有這樣子焦躁過，他在生自己的氣，何以這樣沒有決斷力，他用力踩了一下腳。

這一腳用力踩下去，一切全改變了，而且，接下來發生的事實，用不着他再去動腦筋，因為一切，已經突然其來地發生了。

卓力克先生重重一腳踩了下去，剛好頓在深坑底部，九塊石板的中間一塊，也就是刻有古埃及象形文字的一塊，他的動作雖然毫無心，可是由於心中的焦惱，力道也相當大。

他一脚才踏下去，就覺得腳下的那塊石板

獵人(二)

文圖
羽令
朱盧

游俠傳奇故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新城縣練白雲天自白溝鎮押解獨行大盜吳一霸回縣秘密，並着人往約親生擒吳一霸的武青雷會晤，擬請他協助偵查派人刺殺吳一霸的幕後主使人，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居住客棧，方自保定到來的土匪遭人暗殺，而協助白雲天辦事的白彪也被人在大街刺殺，兇案迭生，全城震動，武青雷等不及約晤期間便秘密與白雲天會晤，當武青雷返回寄居的一處香時被人在酒堂中放下毒蛇，險遭毒手，他為此陷入一片沉思中——

烏雲掩星月

驟雨飄血腥

是誰想置他於死地？為什麼用這種不一定可靠的方法？毒蛇不一定會咬得到？縱使咬到也不一定會死呀？為什麼不在酒內下毒？那不是更有效嗎？

那麼，對方這一招只是想嚇嚇人嗎？白溝鎮的武青雷是輕易就可以嚇倒的嗎？唔！大概是試試我的功夫……許多疑問都先後從武青雷的腦海中閃過，但是，最後一個問題却讓他牢牢抓住了——

「怎麼！你還怕沒人知道？我的武爺，那三個痞子你拿他們當什麼好人？跟你平起平坐，只怕到處去宣揚啦！」

「二嫂！他們三個平日裏雖然游手好閑，倒還都是些血性漢子。我要問你一件事，」武青雷的臉色很正經。「妳千萬要實說。」

「二嫂！妳還有感嘆地說：『武爺！像我這種人，別人誰也不會拿正眼瞧，承你看得起，我還敢不說實話嗎？』」

「好！武青雷似乎怕她不好意思，故意將目光移向別處。『丁三爺跟妳到底有什麼關係？』」

「他跟我好過。」過了好一陣子，她才回答：「似乎是鼓足勇氣才說出口的。『半個多月了，就那麼一次，再也沒見過他的影兒。』」

「如此說來，他也太無情啦！」

「他有家有業，有財有勢，又是地方上的副團練，我這種人那配？玩玩罷了，是我傻，前前後後都沒有想清楚，就答應了。武爺，說句話您也不信，我胆上風，暗地裏却挺規矩。馮二死後，丁三爺還是頭一個。」

武青雷可沒有去說馮二嫂，也沒有幫忙

誰知道我在這兒？對！這是最重要的問題。

這時，馮二嫂已穿得很週整地從臥房中走出來，武青雷將疊起來的椅子搬了兩張下來，二人相對而坐。他輕言細語地說：「二嫂！不必害怕，也許是那個捉狹鬼存心跟我鬧着玩兒……」

「武爺！馮二嫂神色凝重地說：『不！這絕不是鬧着玩兒的，我看，一定是有人要你的命。』」

「二嫂！別說得那麼嚇人，」武青雷故作輕鬆地說：「我又沒有仇家，再說，又有誰知道我在這兒呀？」

另一個則在馮二嫂睡房的窗下，他也是一身黑衣，也在用一把犀利的尖刀在設法撬開窗戶，他置身處是一條僅能通過一人的小巷，因此他在工作時顯得不大順手。

還有一個守在後門口，他當然也是一身黑衣，他的任務似乎也是破門，而當他發現後門已被粗大的木條封死時，並沒有堅持去執行他的工作，只是靜靜地站在陰影下。

武青雷靜靜地站在馮二嫂的睡房門口，他的眼睛可以看見睡房中的窗戶，也看得見前面的角門；他的耳朵自然也聽得見這兩處用刀尖撬動的聲音。門窗一破，外面的人一露形，他就可以置對方於死地。而他也非常擔心：萬一門窗同時破，兩個人同時露相，那就有了麻煩，因為他沒有分身之術。

結果是角門先撬開，敵人很機警，角門呀然推開之後，並沒有立刻進來。

武青雷作了斷然的處置，他將睡房門帶上，並加反扣，然後閃身門邊，準備對前門進來的人展開迎頭痛擊。但是，洞開的角門中並沒有人走進來。

他探頭向外看，廊下，街心，都沒有有人，這只有一種解釋：在前面撬開的人不敢冒失闖入，去召集他的同伴去了。

這種判斷未必肯定，但是武青雷非得信任自己的判斷不可，因此他飛快而又輕巧地衝出，一縱而至對街的屋簷下。

他的判斷是對的，當他剛在陰影下站定時，就看見三個黑衣人從茶園旁邊的那條小巷中魚貫走出。

當獵人發現野獸時，應該非常高興；但是也有例外，如果你單獨一個人去打獵，突然發現了一羣野獸，你最好還是小心翼翼地掩藏你的行跡。

那三個黑衣人絕不是初出道的獵貨，從他

她去指責丁三爺無情，他心中想的是另外一回事，沉吟了一陣，才低聲說：「二嫂！說句良心話，我可沒有像別人那樣將妳看成浪蕩女人。各人有各人的際遇，各人有各人的立場，別人是勉強不來的……二嫂！我想問妳點事，我知道妳絕不會瞞我，不過，事後妳卻不能在別人面前提起咱們談過的事……」

「武爺！馮二嫂連連地點着頭說：『您放心，我不是不懂事的獵貨，只要武爺交代過的，我絕不會洩漏半點風聲。』」

「好！坐下，慢慢聊，」等馮二嫂在他對面坐定了，武青雷才開了口：「丁三爺是打什麼時候開始，常到妳這兒來坐坐？」

馮二嫂很認真地想了一想，才回答：「約莫三個月了。」

「天天來？」

「可以這麼說，我已記不太清楚，最多也不過缺了個三兩天。」

「他每天都是什麼時候來？」

「總在晚上八、九點鐘。」

「一個人？」

「嗯！不過，有時也會有朋友來會他……」

「都是些什麼人？」

「不一定。這種情況並不多，兩個多月來也不過三、五回，那些人來得都很晚，總是在關店之後，每回來會他的人都一樣，好像不是縣裏的人。」

「到了關店的時候，三爺還賴着不走？」

「武爺！他是地方上的副團練，誰敢得罪他？再說，有他在，也免得那些浮浪子弟來糾纏，我只不過睡晚一點罷了。」

「唔！那些人來會丁三爺的時候都談些什麼？」

「武爺！不用提啦！每當有人來會他的時候，他總是支使我作這作那的，怕我偷聽了他們談話似的……」馮二嫂突然警覺：「武爺！你怎麼突然問起這些來了？」

「二嫂！我說句話妳可別吃驚。」武青雷放慢了語氣，一個字一個字地說：「放青竹絲在酒壺裏想要殺我的人恐怕就是丁三爺。」

雖然武青雷已經先打了招呼，馮二嫂還是免不了大吃一驚，就好像那條死去的毒蛇突然又復甦過來在她的腳上咬了一口。她喃喃地說：「丁三爺！為什麼？」

「為什麼？我可不不知道。整個新城縣只有丁三爺知道我在妳這兒却是鐵一般的事實。」

「武爺！您跟丁三爺，是什麼樣的交情呢？」

「交情這兩個字可難說得很，有的人萍水相逢，却能一見如故，有的人相處數十年，依然各懷異心。我跟丁三爺算什麼樣的交情，我可真說不上來，打個比方吧！我去瞧他的時候，他還教我跟妳『會靴子』哩……」

馮二嫂突然懂這句話，不禁羞紅了臉罵了一聲：「缺德鬼！」

「二嫂！我可在跟妳說正格的，咱倆的腳可以插進同一隻靴子，這交情夠好啦！我算他長幾歲，稱他一聲三爺，其實咱倆是平輩……」武青雷頗有感慨地苦笑着，「丁三爺不算是個壞人，他不該如此算計我，要不然他就一定是走錯了路，身不由己……」

話聲突然利住，像是一把無形的刀將武青雷的話硬生生地斬去了尾巴。

在馮二嫂的眼中，武青雷的樣子變得非常可怕，他的眸子中放射出像青冷的光芒，好像在說什麼，也好像在聽什麼，他的手緩緩下伸，抓住了一條長板棧的腿。

突然，武青雷揮動着那條長板棧，吭唧一聲，洋油燈碎了，屋內一通漆黑，就在馮二嫂剛要張口驚呼的那一瞬間，一隻巨大的手按住了她的嘴，另一隻手攔着她的腰將她掀倒，一連幾個滾翻，兩人到了牆腳根。

馮二嫂已發覺抱着她在地上滾動的是武青雷，同時也了解武青雷必定發現了什麼情況。他是抱得那麼緊，那麼有力，若是在床上，必定能使她銷魂蝕骨，可惜這是在冷冰冰的地上，而且還在生死邊緣。

按住了她嘴巴的那隻手輕輕放開，武青雷在她耳邊悄悄說：「就躺在這裏，不管發生了什麼事，都別動，也別出聲。」

馮二嫂沒有說話，而她的雙手卻緊緊地抱住了武青雷的腰，似乎唯有如此，她才有安全感。

「二嫂！妳聽我說，」武青雷咬住她的耳朵輕言細語：「外頭有三個人，趁他們各自分散，我還可以分別對付他們，如果讓他們聚在一起，咱們就只有死路一條，快放手。白溝鎮的武爺是獵人，可不是躲避獵人的野獸。」

「小心點！」這娘們真夠種，並沒有嚇暈，她的手放鬆了，小嘴兒竟在武青雷的頸上親了一下。

武青雷那還有心情享受軟玉溫香，他急促地問：「妳這兒有沒有後門？」

「後門早就封死啦！」

「妳的睡房可有窗子？」

「有的……」

「就這樣躺着，千萬別出聲。」

這漆黑的夜晚就像一座莽莽叢林，置身其間的獵人必須要靠嗅覺和聽覺去辨別野獸隱身之處。武青雷不愧是個高明的獵人，他判斷的人數就非常準確：三個，一個不多，一個也不少。

有一個在茶園的大門處，他一身黑衣，若不是目光銳利的人，絕難發現他的存在。他蹲着，用一把犀利的尖刀在撬門。

「武爺！不用提啦！每當有人來會他的時候，他總是支使我作這作那的，怕我偷聽了他們談話似的……」馮二嫂突然警覺：「武爺！你怎麼突然問起這些來了？」

「二嫂！我說句話妳可別吃驚。」武青雷放慢了語氣，一個字一個字地說：「放青竹絲在酒壺裏想要殺我的人恐怕就是丁三爺。」

雖然武青雷已經先打了招呼，馮二嫂還是免不了大吃一驚，就好像那條死去的毒蛇突然又復甦過來在她的腳上咬了一口。她喃喃地說：「丁三爺！為什麼？」

「為什麼？我可不不知道。整個新城縣只有丁三爺知道我在妳這兒却是鐵一般的事實。」

「武爺！您跟丁三爺，是什麼樣的交情呢？」

「交情這兩個字可難說得很，有的人萍水相逢，却能一見如故，有的人相處數十年，依然各懷異心。我跟丁三爺算什麼樣的交情，我可真說不上來，打個比方吧！我去瞧他的時候，他還教我跟妳『會靴子』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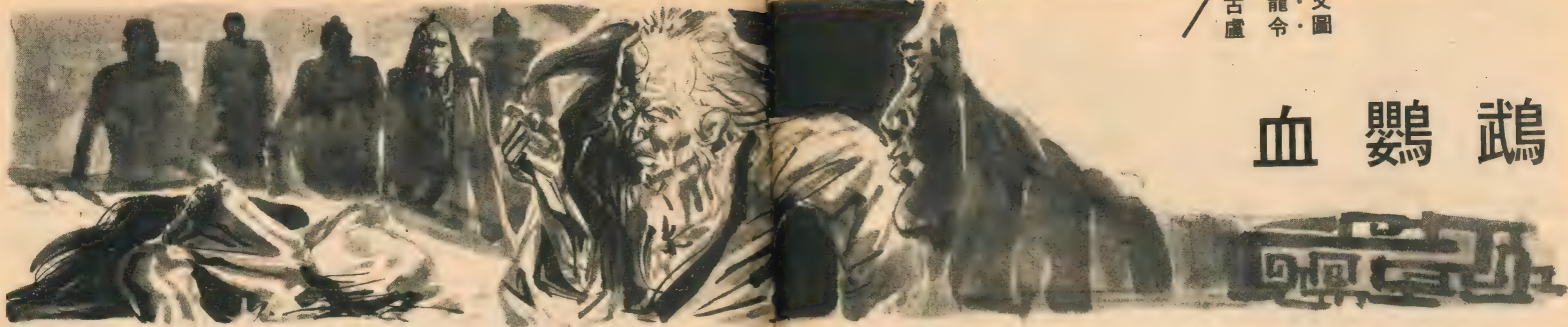
馮二嫂突然懂這句話，不禁羞紅了臉罵了一聲：「缺德鬼！」

「二嫂！我可在跟妳說正格的，咱倆的腳可以插進同一隻靴子，這交情夠好啦！我算他長幾歲，稱他一聲三爺，其實咱倆是平輩……」武青雷頗有感慨地苦笑着，「丁三爺不算是個壞人，他不該如此算計我，要不然他就一定是走錯了路，身不由己……」

話聲突然利住，像是一把無形的刀將武青雷的話硬生生地斬去了尾巴。

在馮二嫂的眼中，武青雷的樣子變得非常可怕，他的眸子中放射出像青冷的光芒，好像在說什麼，也好像在聽什麼，他的手緩緩下伸，抓住了一條長板棧的腿。

血 鸚 鵡



前文大畧

青年刺客王鳳身中要命閻王針，雖遇名醫也只能暫保性命百日，是以錫強扶弱，悍不畏死，在他戮除七海山莊莊主海龍王之夜，墓地上偶遇王府總管郭繁兄弟郭易，得悉血鸚鵡與及七年前太平王府庫藏珠寶一夜之間神秘失蹤，郭繁全家盡死種種怪事，時名捕鐵手無情鐵恨追到，以郭易為郭家惟一生存之人，迫問王府竊案真相未果，郭易經已暴斃棺中，鐵恨要探求死因，將屍體運返衙門交老仵工蕭百草解剖，王鳳為徹底了解真相亦隨往，解剖結果證明郭易中毒，並在大腿內側割出一串毒珠，與鐵恨前此在劇盜滿天飛屍體上所得到的方碧玉同屬王府五寶之一，鐵恨斷定當年劫案是人為，不信血鸚鵡之事，笑言遇血鸚鵡，第一個願望即求死，也就此際血鸚鵡才血奴突然現身出現，兩人窮追至墓地，竟真的遇上血鸚鵡，鐵恨也竟真的如願當場暴斃，王鳳將屍體帶回，蕭百草完全找不到死因，指絕非人力所為，王鳳遂將屍體裝入棺材代運返故鄉，途經一鎮，醉酒平安老店，劇盜譚門三霸天突來認為出門做買賣遇上棺材不吉利，正想將棺材踢出門外，兄弟三人竟被意外飛入的紅石擊斃，譚老臨終出示一明珠，手指蒼下鸚鵡籠，王鳳追查究竟，從老掌櫃口中獲知鎮中有妓院鸚鵡樓，其中有一妓女就叫血奴，頓起疑

心，托着鐵恨棺材往訪，竟發覺血奴房中牆壁畫着十萬神魔滴血化鸚鵡的情景，血奴並說出除了血鸚鵡血奴外，還有魔血化成的紅石，吞下便得見魔王，王鳳拿出擊斃譚門三霸天之紅石，血奴搶過吞入口中，即遭魔祟，狀若瘋癲，王鳳竭力將之制服，決意毀去牆上魔畫，衝出園外，抓住飲酒亭中的一人，要他帶往購買刷牆白粉，該人恰為附近數百里官階最高的驛丞安子豪，從他口中，王鳳方知該鎮人事複雜，到了雜貨店，王鳳一再遭襲擊，其中有巫婆宋媽媽指使的三個刺客，還有一手執魔刀的黑衣人，王鳳以魔石擊之，竟肉消骨蝕，幾經艱險，他終於將白粉帶回，調水粉刷牆壁，其時鐵恨棺材突然無故震動，他驚訝不已，一官差帶着兩名捕快闖入，要開箱驗屍，棺蓋打開，鐵恨口卸辟毒珠，面目如生，官差探手棺中，整隻手突變黑色，驚慌昏倒，血奴以為着魔，建議找隔壁巫婆宋媽媽，但門戶關閉，王鳳闖門入內，被赤裸的宋媽媽糾纏，他死命掙開，踢飛宋媽媽，血奴亦掌燈來到。兩人回到血奴的房間，就發覺棺蓋再次打開，一個捕快嚇死於棺材旁邊，地上留下並排的一對腳印，鐵恨屍體赫然已變成殭屍，消失無踪，放在樓下小屋的官差亦在殭屍手下化做一灘濃血，只剩一隻黑手。翌日清晨，安子豪又因手下捕快的死亡，趕到鸚鵡樓，將他叫到院子裏說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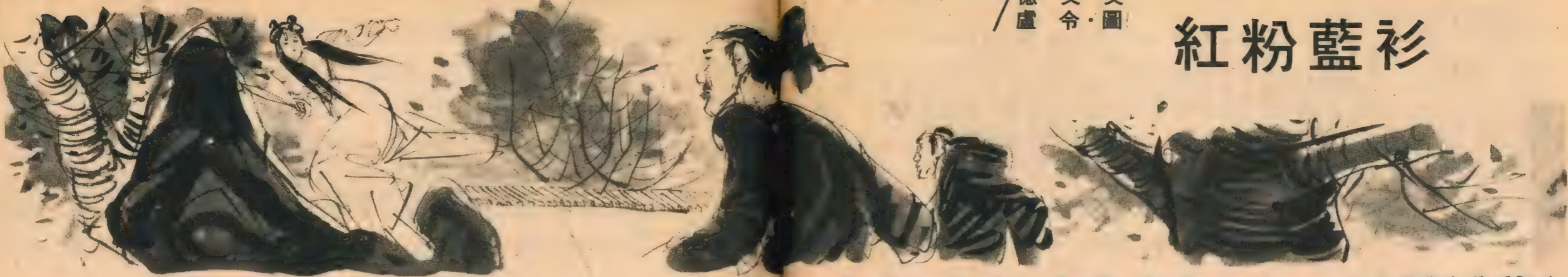
為友甘冒險

秋色滿院，秋風滿院。
天外突然吹來了一聲冷笛。
何處樓台？誰家冷笛？
笛聲中無限傷悲，秋也就更蕭瑟了。
安子豪既不傷秋，也不悲秋，他又在考慮，考慮應該怎樣繼續未完的說話。
王鳳又替他說了出來：「你可是要我遵守法律？」
安子豪點頭，表情更嚴肅，道：「國家的法律，本來就是每個人都應該遵守。」
王鳳笑了，笑得有些無奈，道：「你這話實在很有道理，只可惜並不是每個人都懂得。」
安子豪冷冷的道：「不懂得的人據我所知，大都只是沒有將法律放在心上。」
王鳳點頭，承認這是事實。
安子豪一偏臉，盯着王鳳，道：「你好像也沒有將法律放在心上。」
王鳳道：「只因因為法律並不公平，也並不怎樣有效。」
安子豪尚未表示意見，王鳳已又道：「法律就像蜘蛛網，捕捉小蒼蠅倒還可以，至於大黃蜂，輕易就可以將它毀壞！」
安子豪歎了一口氣，道：「執法的確比立法更難！」
他一聲冷笑，接又道：「不過只要守死網旁的那隻蜘蛛够大，行動够迅速，就算大黃蜂，撞上去還是得遭殃！」
王鳳道：「那種蜘蛛好像並不多。」
安子豪道：「最少有四隻。」
「三隻。」王鳳忽然亦歎氣起來。「鐵手雖無情，可惜這一次遇上了一隻比大黃蜂還大，但法律上並不容許這種事情存在。」
王鳳忽問道：「你可是已找到了我殺人的證據？」
安子豪一再搖頭，道：「七海山莊離這裏雖然還近，可不是我管得到的地方。」
王鳳道：「你管的只是這裏？」
安子豪不覺挺起了胸膛，一張臉在陽光下也發了光。
他又盯着王鳳，道：「所以我絕不希望有人在這裏犯法。」
王鳳微微一笑，問道：「我有沒有在這裏犯法呢？」
安子豪反問道：「殺人算不算犯法？」
王鳳不能不點頭。
安子豪又問道：「昨天在街上你是不是殺了一個黑衣人？」
王鳳道：「我只不過用一塊小紅石打在他耳後的穴道之上，那並不是致命的地方。」
安子豪道：「石上淬毒就足以致命！」
王鳳道：「你怎麼知道石上淬毒？」
安子豪道：「誰說我知道，我只知道那個黑衣人倒在你的腳下之後，不久就化成了飛灰，連骨頭都消蝕，你說說只是用石頭打了他一下。」
王鳳道：「是以你那樣推測？」
安子豪對於「推測」這兩個字眼，並無異議。
王鳳又道：「你當然也不知道那塊石，本來並不是我的東西，石上即使淬了毒也與我無關。」
安子豪的面上立時露出了笑容。
一種充滿了諷刺的笑容。
他笑着問道：「石頭自己會不會打人？」
王鳳居然還笑得出來，道：「自衛算不算犯法？」

追秘剖屍骸

好幾百倍的血鸚鵡！
安子豪道：「我知道你帶來的那副棺材裏頭就載着四大名捕之一的鐵手無情鐵恨！」
王鳳道：「四捕一不是只剩三？」
安子豪有點頭。
王鳳又歎氣起來，道：「即使是他，在他生前，相信也有很多事情束手無策，蜘蛛網不堅固，漏洞也多，一隻蜘蛛的力量豈非亦是有限？」
安子豪點頭，歎息道：「譬如七海山莊的莊主海龍王，他就完全沒有辦法。」
王鳳瞪着安子豪，他奇怪這個人為什麼在他面前提起七海山莊那個充滿了罪惡的地方，提起了海龍王那個姦淫擄掠，無所不為海盜。
安子豪還有說話，道：「對於能够將海龍王一家數十人一夜之間殺得乾乾淨淨的俠客，當然他同樣完全沒有辦法。」
王鳳的目光更奇怪，道：「你知道的倒不少。」
安子豪道：「也不多。」
王鳳道：「還知道什麼？」
安子豪道：「你本來叫王重生，鐵胆劍客王重生名滿天下，所做的幾乎都是行俠仗義的事情！」
王鳳怔怔在那裏。
安子豪接道：「七海山莊事發的那天早上，有人看見你走入七海山莊！」
王鳳道：「也有人看見我殺人？」
安子豪搖頭，却問道：「你當時有沒有殺人？」
王鳳沒有回答。
安子豪道：「我知道你殺的都是該殺的人。」
王鳳笑接道：「我相信有件事你一定還知道。」
安子豪沒有問什麼事。
王鳳隨即說了出來：「首先動手的是那個黑衣人，不是我。」
安子豪怔怔的望着王鳳，苦笑道：「你這個人有胆識，口才也很好，要說服你承認曾經在這裏犯法，實在不容易。」
王鳳笑了笑，道：「我本來就沒有在這裏犯法，所以，你也根本就不必特別提醒我遵守法律。」
安子豪道：「其實你就算承認犯法，以我力量的單薄，也不能將你怎樣，不過，那一來，我請你離開這裏，你也就不好意思不開門的了。」
王鳳道：「你說那許多，目的原只是在要我離開這裏？」
安子豪點頭，道：「這裏本很太平，可是你一來，這裏就亂了。」
王鳳並沒有否認。
× × ×
平安老店內譚門三霸天的死亡，長街上那個黑衣人的肉消骨蝕，死在棺材旁邊的捕快，只剩一灘濃血，一隻黑手的官差。
到現在為止，先後已六個人死在這裏，每個人的死亡多少都跟王鳳有點關係。
譚門三霸天是與他發生爭執在先，那個黑衣人是給他打倒地上，鐵恨的棺材亦是他帶來這裏。
最要命的是變成了殭屍的鐵恨現在仍不知去了什麼地方。
活著的時候，他已經够兇，死後無疑亦已成厲鬼，他到底還會鬧出什麼事情，這裏到底還會亂成怎樣？

紅粉藍衫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衛擎宇和蘭夢君成親之日，羣豪畢集，正在喧聲嬉鬧，笑語聯珠之際，蘭夢君突然神秘失踪，翻遍全島，不見人踪，後在茶几上獲一擄人者的留條，聲稱限衛擎宇在一月內親携玉心前往北邙山交換蘭夢君，在蘭夢君被劫走前一刻，衛擎宇曾獲黃靖芬着人送來字柬，寫明開關苦練，黃山論劍時當盡誅羣雄，是以富婆等六怪疑擄劫蘭夢君者是黃靖芬出於妒忌行爲，後經將兩張留條比對，證實擄人者並非黃靖芬，衛擎宇當機立斷，即刻動程前往北邙，當他縱上樓頂回顧宮中，仍見燈光如畫，笑語不絕——

千里趕單騎

衛擎宇一想到突遭劇變，立即想到了蘭夢君的被劫，同時也恨透了前來劫走蘭夢君的歹徒。

於是，他在心中暗暗暗誓，不管劫走蘭夢君的人是男是女，也不管對方是爲了什麼，他一定要以「百步揪心」的絕技，將對方的心活活的揪出來。

心念已定，疾展輕功，逕向「麟鳳宮」的秘道小碼頭處跑去。

衛擎宇雖然窺房越脊，身法如箭，但他仍極注意那些擔任警戒的佩刀壯漢和背劍少女。

這時他所看到的每一個擔任警戒的人員，不管是男是女，俱都痴立發呆，神情黯然，再沒有傍晚時的歡愉神情，個個笑逐顏開。

看了這情形，衛擎宇心中一陣凄然難過，因而也更恨透了劫走蘭夢君的歹徒。

雖然，寫在窗上的字跡，娟秀秀麗，確是出自女子手筆，但他却以爲劫走蘭夢君的人並不一定是女子。

心念間業已馳出窗外，他立即進入樹林，逕向那道由山隙伸進湖面的小碼頭跑去。

到達山隙，沿階而下，一連幾個轉彎，已

隻身闖虎穴

看到小碼頭的石洞內透出一蓬微弱燈光，同時也傳來一陣酒香。

幾艘鐵甲梭形快艇，靜靜的停在水邊上，每艘快艇的舷邊，也都漆上了三個鮮紅醒目的大字——麟鳳宮。

小碼頭上靜靜的沒有一個人，顯然都在透着燈光的石洞裏飲酒，而且，不時有人嘆氣。

衛擎宇正待向洞口招呼，突然有人黯然道：「小姐的身子單薄，病剛好沒多少日子，那經得起這麼個折騰法？」

只聽另一個人哼了一聲，接口道：「黃幫主已不得我們小姐早些死，她好一個人獨霸咱們島主……」

一個蒼勁聲音立即低叱道：「小張，不准胡說，在事情沒搞清楚前，你怎的知道小姐是黃幫主劫去的？」

依然是那個叫小張的個強道：「方才我選在前殿聽很多人說，黃幫主爲了不讓小姐先地和島主成親，所以才把小姐劫走了！」

話聲甫落，轟然一個粗宏的聲音，恍然問道：「領班，你看咱們島主會不會娶黃幫主做老婆……？」

雙腕一翻，快艇立即向洞口前駛去。

幾個壯漢一見，趕緊抱拳躬身，朗聲道：「恭送島主！」

默然坐在前座的衛擎宇，並沒有回答，僅揮了揮手。

想是領班劉和堂有意在島主面前表示他並不老，只見他將一艘梭形包甲快艇，操縱的既快捷又熟練，在狹窄的水道內，左彎右轉，雖一片漆黑，卻沒有一絲船撞山危險現象。

果然，一出水道口，衛擎宇已嚴重的問：「劉領班……」

劉和堂一聽，趕緊恭聲道：「老奴在！」

衛擎宇繼續問：「晉總管是黃幫主的親表哥，這話是誰說的？」

劉和堂立即以鄭重的口氣，恭聲道：「是晉總管親口對老奴說的！」

衛擎宇「噢」了一聲，繼續問：「他爲什麼好端端的對你說這些？」

劉和堂見問，不禁有些遲疑。

衛擎宇見沒有回答，不禁回頭察看，發現劉和堂的老臉上現出難色，因而和聲道：「如果不便說，不必勉強！」

說罷回過頭去，繼續望着前面漆黑一片，隱隱泛光的無際湖面。

劉和堂則有些遲疑的說：「是當時老奴問起他，爲何和黃幫主分房睡，談來談去才談出黃幫主是他的表妹的問題！」

衛擎宇繼續問：「你當時知不知道黃幫主的真正身份？」

劉和堂道：「不知道，不過由晉總管的口裏得知黃幫主前來『棲鳳宮』，目的是暗查她昔年的一位仇家是不是隱藏在咱們宮裏……」

衛擎宇立即問：「這話你信不信？」

劉和堂有些遲疑的說：「老奴當時曾警告過晉總管，要他別做糊塗事，他當時也曾答應該比老奴清楚！」

只聽一個中年人凝重的說：「這就要看咱們小姐是不是她劫走的了？」

是另外一個人的聲音，問道：「這話怎麼說？」

只聽中年人解釋道：「如果是她劫走了咱們小姐，就是咱們島主喜歡她，三位老奶奶也不會答應呀！」

聽聞那個蒼勁的聲音，凝重的說：「就是這話，所以我堅持小姐不是黃幫主劫走的原因，就是在這一點。你們放心，黃幫主的人聰明的很，她才不會做這種傻事呢！」

一個中年人的聲音，贊聲道：「領班這話很有道理，黃幫主長的人長相，又聰明，武功也是頂尖的，說真格的，我倒希望她嫁給咱們島主……」

另一個人贊聲道：「對，當初黃幫主在咱們這兒僑居當女管家時候，那真是把宮裏宮外整理的井井有條，把那些刁鑽的僕婦侍女們，也管理的服服貼貼……」

聽聞那個粗宏宏亮的漢子，哼了一聲道：「人家是統帥近萬英豪的一幫之主，那麼多武林男女高手都聽她的，還管不了你『棲鳳宮』的幾個黃毛丫頭和幾個黃臉婆子？」

突然又有一人恍然問：「領班，看黃幫主那天哭咱們晉天雄總管，哭得哇哇的，那不真是假呀？爲什麼他們的夫妻是假的呢？」

只聽那個蒼勁聲音的領班，冷冷的說：「晉天雄是她的親表哥，她爲什麼不真哭？」

話聲甫落，洞內立即响起一片驚啊！

衛擎宇聽得一楞，忘了身在何處，也不由「啊」了一聲，脫口急聲道：「原來晉總管是芬姊姊的親表哥？」

如此一說，洞內頓時大亂，一陣桌椅聲响，燈光人影連幌，逕由洞內一連縱出來六七人之多。

衛擎宇沒有再說什麼，因爲他的思維早已又沉緬在去年秋天，他冒充自己前來「棲鳳宮」偷盜「玉心」的前塵往事裏。

當然，首先映現在他腦海裏的就是總管晉天雄被「粉蝶三郎」掌斃的一幕。

他仍清楚的記得當時黃靖芬抱着晉天雄奄奄一息的身體，放聲痛哭情景，那時，誰敢說他們不是夫妻？誰敢說他們之間沒有感情？

但是，誰又真的知道，黃靖芬由於愧悔交加，深覺對不起她的親表哥而放聲痛哭呢？

現在，他聽了劉和堂的話，並沒有絲毫疑慮這話是捏造的，因爲晉天雄臨下最後一口氣的時候，曾把他的手和黃靖芬的手拉在一起，要他照顧她一輩子，同時說出黃靖芬的真實名字。

現在想來，晉天雄當時不但知道自己即將不久人世，而且也知道自己衛擎宇就是「玉面神君」的真正兒子衛小麟，所以才把黃靖芬的終身託付給他衛擎宇，如今想來，設非是他晉天雄的親表妹，他恨黃靖芬不和他同房尚且不及，那會在臨死之前仍想着黃靖芬的終身幸福？

但是，他衛擎宇有沒有真的給與黃靖芬幸福呢？

心念至此，不自覺的嘆了口氣。

在後座操槳的劉和堂一聽，立即寬慰的說：「島主，小姐已經被人劫走了，懷喪於事無補，想辦法查出癥結，把小姐找回來才是正途……」

衛擎宇雖然「噢」了一聲，問：「劉領班，你認爲小姐是黃幫主劫去了嗎？」

劉和堂却有些遲疑的說：「這問題島主應該比老奴清楚！」

金燈盟



新派俠義傳奇

智脫重圍誅禍首 (讀完)

臥龍生·文
盧令·配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金燈門掌燈人相

信武林盟護法非凡大師的諾言，放下兵刃，戴上手銬，乘坐非凡大師所備的篷車，被押赴武當，途中，黃媚發覺事情有些不對，施展玄功把手銬自手中退出，並為其餘人等弄開手銬，但仍虛套手上，篷車至一山坳，突有七黑衣服人攔路，非凡大師與四位執法與抗，只見當中一黑衣服人長劍一揮，非凡大師等盡皆倒地地上，王俊等人被喝令下車，黑衣服人說要帶他們前往一處地方，王俊等以未摸清黑衣服人底細，不擬反抗，被點穴道，最後，黑衣服人對黃媚說也不能過信她，要點她穴道——

黃媚道：「閣下請動手吧！」
黑衣服人點點頭，道：「金燈門中人很識時務。」

未待居中的黑衣服人吩咐，兩個黑衣服人，疾奔而至，接住了兩個人，送上篷車。

篷車立刻又向前行去。
王俊睜大了眼睛，望着黃媚、于重、呆呆的說不出一句話。

黃媚一笑，閉上了雙目。

王俊身不能動，口不能言，但他心中却明白的很，耳朵也可以聽。

只聽篷車外面，傳來那黑衣服人的聲音，道：「直馳荷花潭。」

王俊心中悔恨交集，暗暗忖道：我如不擅自作主，要他們交出兵刃，束手就縛，只怕也不會落得今日的下場了。

悔恨盡管悔恨，但卻無能為力，索性閉上了雙目。

不知道過去了多少時間，王俊突然覺得心頭一震，竟被人解開穴道，清醒了過來。

緊接着一隻滑膩的小手，伸了過來，掩在了王俊的口。

是黃媚。
她的料斷沒錯，王俊正要張口大叫，却及時被黃媚堵住了嘴吧！

一縷柔細的聲音，傳入了王俊的耳際，道：「大哥，別出聲。」

一陣處子幽香，撲入鼻中。

王俊心中一邊，急急定下心神，回顧了黃媚一眼，低聲道：「我……」

黃媚搖搖頭，附在王俊的耳際，道：「大哥請放心，我們會盡一切力量，保護你的安全，車外人，都是耳目靈敏的武林高手，不能讓他們聽到一點聲息。」

王俊點點頭。
以後，王俊聽不到他們談些什麼？只見黃媚、言小秋、齒齒、却聽不到一點聲息。

黃媚似是怕冷落了王俊，和言小秋談了一陣之後，又回過頭來，低聲對王俊說道：「大哥，我們已經有了完善的計劃，你可以安心休息了……」

聽太大，人數不多，看起了有些空闊。
黑衣服人一躬身，道：「金燈門中人，已然全部帶到。」

紫袍人點點頭，說道：「你和他們談好了麼？」
黑衣服人道：「談是談過了，不過，屬下沒有把話講的很清楚。」

紫袍人聽了一聲，道：「好！你做的很好，請坐吧！」

黑衣服人又是一個躬身，道：「屬下謝坐。」

那紫袍人太師椅的兩側，擺了四張錦墩，黑衣服人在右首第二張錦墩上坐下。

這情形已很明顯，除了紫袍人之外，這大廳中還有四個是屬於有固定座位的人，其餘的，只有站着的份兒了。

紫袍人兩道目光盯在黃媚的身上，口中却道：「替七位貴賓首座。」

大廳一角處，人影閃動，七個青衣女婢，緩步而出，每人手中，搬着一座錦墩，放在那紫袍人的對面，大約有八尺的距離。

女婢搬上了錦墩，羣豪也不客氣的坐落了座位。

黑衣服人重重咳了一聲，道：「在下已經說的很清楚了，諸位據實回答敝上的問話。」

王俊看看于重，又看看黃媚，才緩緩說道：「那要看你們問些什麼事了。」

黑衣服人冷冷說道：「不論什麼事，你們都要回答。」

王俊一皺眉，不知道如何回答。

黃媚開了口，鶯聲燕語的說道：「你們問吧！我們知道的，一定會回答你們。」

紫袍人點點頭，道：「你叫黃媚？」

黃媚答道：「是！我在金燈門中，排行老六。」

紫袍人道：「黃媚姑娘，咱們先談公事呢？」

語聲一頓，接道：「記着，見到外人時仍然裝出穴道被制的樣子，別要人家瞧出來。」

王俊點點頭。

黃媚又回頭和言小秋、于重等商量了一陣，伸出手去，輕輕握了王俊一下左手，道：「大哥，好好的睡一覺，下車的時候，我們會隨時提醒你，不過，你要記着，大哥，咱們的處境很危險，隨時可能有變化，所以，我們必須要時時提高警覺。」

王俊點點頭，道：「我知道。」

黃媚領首一笑，閉上雙目。
王俊那裏睡得着，這些事，都是他一生中從未經歷過的事情。

但見黃媚、蕭飛燕等，一個個都閉目休息，也只好閉上了眼睛，裝出一副，閉目養神的樣子。

事實上，他心中一片凌亂。

但他表面上，還保持了相當的鎮靜，能夠不動聲色。

？還是先談私事？」

黃媚道：「公事談什麼呢？私事又談什麼呢？」

紫袍人道：「公事說你們金燈門中事……」

黃媚一笑，道：「私事呢？」

紫袍人道：「私事麼，談談黃姑娘的終身大事。」

黃媚道：「我還是不太明白，不過，咱們先公後私。」

紫袍人道：「好！長話短論，你們金燈門在江湖上，雖然很有名氣，但你們的人手太少，組織不夠龐大，而且，現在又招了很大的麻煩，驚動了武林盟主，他派出護法非凡大師，來生擒你們，這老和尚是武林中出了名的難門人物，何況，他手下的護法，都是各派中的精英人物組成，實力相當的強大，這一點，諸位應該已經明白。」

黃媚道：「我們經歷過了。」

紫袍人道：「你們如若被擒上武當山，必然會性命難保。」

黃媚接道：「他們就不講理麼？」

紫袍人道：「講理，但你們只有六個人，六張嘴，如何能說過他們幾十張口，老實說，你們上了武當山，就很難再活下來。」

黃媚道：「閣下的意思呢？」

紫袍人道：「我的意思很明白，你們不能上武當山。」

黃媚道：「我們不上武當山，豈不是要被武林盟主，下令通緝我們麼？」

紫袍人道：「不錯，所以，從此之後，金燈門很難在江湖之上立足了。」

黃媚道：「我們應該如何呢？」

紫袍人道：「在如此情形下，諸位！應該先找一個靠山。」

黃媚道：「什麼靠山？」

紫袍人道：「什麼靠山？」

不知道過去了多少時間，篷車突然停下來，用不着黃媚等招呼，王俊當先睜開了眼睛。
黃媚回顧了王俊一眼，道：「大哥，沉着一些，不要害怕。」
王俊又點點頭。
密垂的車門，突然間打開，兩隻手，伸了進來，抓起一個人，拖了出去。
那是言小秋。緊接着是于重，方昭，齊子川，王俊。
對黃媚和蕭飛燕，似是特別的優待，兩個人登上車去，把她們抬了下來。
王俊目光轉動，發覺停在一座廣大的庭院之中。
庭院中假山蓮池，亭閣俱全，是一座很有氣派的大私院。
一個穿着黑色衣服的人，臉上蒙着黑巾，站在幾人身前。
其他的人，都穿着青色的短衫的工人。
王俊無法分辨出來，那黑衣服人是否是剛才居中那位黑衣服人，但卻感覺到那黑衣服人，由黑巾中兩道凌厲的目光，十分驚人。
只聽那黑衣服人冷冷說道：「你們聽着，我現在要改變你們被點的穴道，讓你們腿能行，口中能言。」
沒有人回答黑衣服人的話，事實上，也不用回答，那黑衣服人已然出手。
共在幾人身上各拍了一次，然後，又點了幾人雙臂上的穴道。
這都是王俊從未有過的經歷，但人身上的穴道，不論他是否學過武功，都有着相同的作用。
王俊感覺着一雙手臂，完全失去了作用，軟軟的垂了下來，連擺動也不能控制。
但說來很奇怪，除了手臂之外，人身其他的部份，仍然可以行動。

黑衣服人當先而行，一邊行一面說道：「諸位，進入大廳之後，希望能夠據實回答我們的問話。」
黃媚一笑，道：「你們是什麼人？江湖上一向傳說我們金燈門中人神秘，但現在看來，你們比我們還要神秘十倍了。」
黑衣服人冷笑一聲，道：「姑娘，如是你們和敝上談的好，咱們之間，那就不會再有什麼神秘了。」
黃媚哦了一聲，道：「原來，你還不是首腦。」
黑衣服人道：「姑娘是聰明人，這句話就問的不聰明了。」
黃媚道：「怎麼說？」
黑衣服人道：「對付你們幾個，大概還不致於勞動到敝上出馬。」
黃媚道：「原來如此。」
談話之間，人已到了大廳之外。
一片靜，靜的可以聽到幾人的腳步聲。
大廳門，敞開着。
黑衣服人當先而行，步入大廳。
于重等魚貫相隨，步入大廳。
進了大廳，才發覺這大廳中，佈置的很豪華。
正中間，一張高大的太師椅上，坐着身著紫袍的人。
那人臉上戴了一個面罩，紫色絨布作成的面罩。
除了露出兩隻眼睛之外，整個的頭臉都在那面罩之下。
紫袍人兩側站着四個白衫佩劍的青年，都在二十左右的年紀。
這四人，倒是未戴面罩。
除了這四個白衫人之外，大廳中再無別的人。

紫袍人道：「黃媚姑娘，咱們先談公事呢？」

蕭飛燕道：「六妹說，要你安心睡覺，三天內，她定然會回來見你。」

王俊道：「她真的說了？」

蕭飛燕道：「掌燈大哥，小妹有幾個膽子，敢騙你。」

王俊道：「但願她能够在三天內，回到此地。」

蕭飛燕道：「大哥，你不瞭解六妹，她是位遇強更強的人，武功和智慧，都是如此。」

齊子川道：「于老二，你們那位六姑娘，那身武功，是怎麼學的？似乎無所不能。」

于重道：「六妹不但天份過人，而且，學的武功十分博雜，她無往不利。」

言小秋道：「平常之日，我言老四的主意最多，論事說來，都由小弟出主意，但如事臨有變，六妹就比我高明了。」

齊子川道：「老朽有一件事想不明白，想請教于兄。」

于重道：「齊兄請說！」

齊子川道：「你們這個金燈門的組合，似

乎不是同出一門下。」

于重道：「我們根本就不是一門。」

齊子川道：「哦！這麼說來，你們根本就完全不同門戶的人，組成這一個門戶了。」

于重莊嚴的說道：「金燈門中人，不論出身，只求一件事……」

齊子川道：「什麼事？」

于重道：「快膽仁心，替天行道，仰俯不虧天地。」

齊子川道：「很高的要求。」

于重一笑道：「所以，金燈門中做事，一向不計毀譽，但求心之所安。」

齊子川道：「一個仁俠的本份，理當如此，不過，這做法，你們吃虧太大。」

于重道：「此話怎講？」

齊子川道：「你們被綠林道中人所忌恨，也就是了，但你們這等仁俠之事，都完全被武林盟所誤會，那便不是一件不值得的事。」

于重苦一笑道：「我們在求真真正正做事，但却不知道如何作人，而且，我們太忙

招式叢談

失傳的絕招

雲山

研究日本空手道的人，總會知道這一點，空手道也有一套拳法，從頭打到尾，同時有紫馬站樁以及打沙包之類的鍛練方式，但有一種差別，跟中國的拳術不同，中國任何一派拳術都有接手，擋格兼且扭抓，推，送等動作。空手道則不然，只有被敵人執住的時候才把自己的手扭轉，擺脫對方束縛，並非發招抓住敵人的手，然後進攻，他們認為出手就打，盡量用沉重的拳腳出擊，務求一招取勝，那是很合理的。

依照原定的方式去做，無論如何比較中國拳術容易傳授，是它值得稱讚的地方，不過兩人交手未必沒有機會抓住對方的腳，不能因此就抹煞擒拿手的效用，那是空手道不能勝過中國拳術的一種原因。

除此之外，還有另外一種解釋，因為空手道太過科學化，伸拳踢腳，全是那麼一套，只有練習得時間較長，氣力增加，逐漸也增加經驗，然後一步一步的變成武林高手，本身並不重視拳術的絕招，事實上南拳北腿，都有些絕招是特別厲害的，一招就使人喪生，打鬥的時候是否把它施展出來那是另外一回事，不能把它看做無足輕重的，從這方面看，中國拳術確有些地方比較突出，空手道未能追得上。

說到中國拳術的絕招，不管那一個門派，如果那種絕招確是由許多年代傳下來，一定跟穴道有關，換句話說，那種絕招並非隨意出擊，必須針對人體的穴道，然後傾全力向那地方下手，經過幾百年來的深入研究，中國針灸術，獲悉人體有三百幾個穴，確是一針之下，起死回生，既然針灸能夠找到人體的穴道落手，那麼，中國功夫當然也有些獨特之處是向穴道出擊了，所差異者只是這一點，針灸穴道為了活人，出擊的穴道則研究如何打擊對方，使他身受重傷。

想打得特別出色，不止是苦心研究人體穴道，而且要知道用怎樣的方式攻擊，更重的是如何能够在兩人交手之際設法使對方的拳掌發出之後還未收回來，有些空隙可以進攻，並非懂得穴道，苦練多年就能够打贏的，假如對方在武功方面素有研究，任何一個穴道都以密集拳掌保護不容

易給敵人撞擊，那就不一定被對方打倒。再者，打擊敵人的穴道，不管使用鳳眼捶抑或擦陰腿，當時全身氣勁集中在某一點，如果那一招打了出去，能够傷害對方，但却有可能使對方乘虛而入，自己也身受重傷，那就同歸於盡。

中國的拳術往往失傳，就因為每一個門派的武林高手務求用毒招去殺一個強敵，顧得發招就無法保護自己，忽然喪生，他若練出來的絕招，也無法傳到下一代。照平江不肖生向慢然所寫的俠義英雄故事，談及神拳金祖的拳術，天下無雙，言永福給他打敗，躲在荒山苦心研究，悟出蛇鶴相鬥的原理，變成白鶴拳，把它傳授給大俠羅大鶴，羅大鶴奉了師命前往四川找神拳金祖決鬥，鬥了半個時辰，兩人纏在一起，突然聽到嘆息的兩聲，金光祖臉色變黑，向後倒退幾步，隨即倒下，口吐鮮血，因為胸部中了白鶴拳的翻天印，至於羅大鶴額角給金光祖一拳打碎，登時喪生，這一場決鬥就是一個例子，事實上確有許多拳師苦練多年然後登門尋仇的，結果就同歸於盡，白鶴拳的翻天印這一招現時有許多人都知道如何施展，不過這一招是由高處用捫捶的手法向下打落，不是當胸打出，何以羅大鶴的翻天印能够打中神拳金祖胸部正中之處，震裂他的心臟呢？可見那一招有些變化，並非目前所看見的翻天印那種打法。至於神拳金祖一拳打碎羅大鶴的額角，可見他的拳腳認真有勁，究竟神拳從那一派發展而成？抑或是金光祖自己創造出來呢？能够跟白鶴拳打個平手，同歸於盡，可見他也有些獨特之處，可惜這種拳腳，至今失存。

忙得沒有時間去向人家解說什麼……」

目光一掠王俊，接道：「最苦的是我們掌門大哥，這些年來，他們已經犧牲了四位之多，目下，我們這一位掌燈大哥，更為辛苦，他不懂武功，却捲入了江湖搏殺之中。」

齊子川道：「于老二，老朽想不通，你們為什麼掌燈大哥最易傷亡，依照常情，一門之長，應受保護。」

于重道：「我們這情形不同，因為，金燈門人少事繁，我可以隱身在暗中行事，但掌門大哥必需面對人談是論非，別人對金燈門的恨，仇，全都對他而發，就這樣，他成眾矢之的，也成保護我們的犧牲者。」

王俊道：「在下慚愧。」

于重道：「大哥，不要這樣，上一代掌門大哥，選擇了你來掌金燈門，我想，就可能別有用心，我和四弟商量過了，我們應該改變一下金燈門的規矩了。」

齊子川道：「如何改變呢？」

于重道：「上一代的掌燈人，把這一代掌燈之位傳給了一個不會武功的人，他有些什麼用心，不言可喻了。」

王俊道：「怎麼說？」

于重道：「掌燈大哥不會武功，這是金燈門中從未有過的事，他沒有機會告訴我們了，但我們體會出他的用心！」

王俊道：「他用心何在？」

于重道：「他的用心是要用自己的死亡，來修正這個金燈門中的規矩。」

王俊道：「他是掌門大哥的身份，也是整個金燈門中，最有權威的人，為什麼他不能決定呢，反而要自己犧牲了一條命。」

于重道：「在他之前，很多位掌門人，都已经死去了，他自己不能貪生怕死，所以，他以死亡來修正這個不合理的規矩。」

王俊道：「如若咱們金燈門中人，一定要有一個人犧牲，身為老大的，自然是應該首當其衝。」

于重歎口氣，道：「等六妹回來，我們要好好的研商一下，看看怎麼樣，修正一下這個不合理的規矩。」

王俊道：「王俊忽然有着一種惘惘若失的感覺，只聽齊子川說道：「于兄，老朽有一點請求，不知貴門中可否答允。」

于重道：「什麼事？」

齊子川道：「老朽這一把年紀了，看到你們這些人，為正義付出的犧牲，是那樣的壯大，心中十分感動，想以風燭殘年，加入你們金燈門，不知意下如何？」

于重道：「齊兄的盛情，我們非常感激，不過，金燈門的規矩，十分森嚴，重要的事，必需需要金燈門中人共同商談，才能決定，齊老這份心意，只有等我們六妹回來之後，再作計議了。」

齊子川說道：「行，不論你們是否我准加入金燈門，但老朽願意以最大的力量，幫助你們。」

于重道：「齊老，本意上，我們很歡迎，我們也確實需要增加一些人。」

齊子川道：「好吧！咱們就這樣一言為定，等你們討論過之後，老夫再作決定了。」

天色晚下來了，羣豪就在這座茅舍中，分頭休息。王俊和言小秋，分在一間房中。但言小秋在房中停留了片刻之後，却起身而去。片刻之後，蕭飛燕走了進來。

王俊正想安歇，蕭飛燕却啓門而入。不禁一皺眉頭，道：「五妹，這樣晚了，你還沒有睡。」

蕭飛燕道：「我奉命來保護大哥。」

王俊道：「四弟呢？」

蕭飛燕道：「所有的方面，包括金燈門中所有的作事方法……」

王俊點頭，接道：「不錯，我們是替天行道，我們心存仁俠，但我們也有個很大的缺點，我們作事的方法，似乎太過激烈了一些，而且，只講求效果的迅速，不太兼顧到法理人情。」

蕭飛燕道：「所以，我們寄望大哥，改革整個金燈門的作法。」

王俊點頭道：「對，我們要替天行道，也要兼顧情理。」語聲一頓，接道：「五妹，你說，六妹真的能安全脫險歸來麼？」

蕭飛燕道：「你放心，小妹可以保證，平常之時，看到六妹文文秀秀的，而且，也很少講話，但一旦遇到真正的麻煩事，那就會看出她能耐和智慧了。」

王俊道：「但願如此，希望她無恙歸來。」

蕭飛燕道：「大哥，你要關心六妹，難道就不怕我……」

王俊呆了一呆，接道：「你怎麼樣？」

蕭飛燕道：「不怕我吃醋。」

王俊的臉紅了，紅的像鮮血一樣，笑一笑，說道：「五妹，我們對你們都很關心，不論是什麼人，遇上了危險，大哥都像關心六妹一樣。」

蕭飛燕笑一笑，道：「大哥，我在開玩笑，你可別生氣，這裏很清靜，你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如何改進咱們金燈門的作法，六妹回來之後，咱們要好好商量一番，我們金燈門，要作些什麼事？應該如何作？」

王俊點頭道：「我會在這兩三天之中，擬定一個計劃，再提出來給你們商量。」

蕭飛燕笑一笑，道：「大哥安歇吧，小妹告退了。」轉身退了出去。這幾天的折騰，使得王俊疲累已極，但死亡的威脅，使他一直在不

王俊道：「交代什麼？」

蕭飛燕道：「上一代大哥交代六妹說，他要找一個讀書人，掌理金燈門的門戶，要六妹全力支持你，保護你。」

王俊道：「為什麼要這樣呢？」

蕭飛燕道：「六妹告訴我，我們有很多的缺點，但由於我們的江湖習性，很難改正這些缺點，必須要找一個不是江湖中人，而且，又是個飽學之士，對事情有他獨自的看法。」

王俊道：「五妹，是指那一方面？」

自覺中提聚着精神。

此刻，死亡的威脅已然消失，王俊也在不知不覺中放鬆了心情。

這放心一睡，直睡了六七個時辰。醒來時，已經是第二天過午的時分。只見言小秋坐在一側，面上帶着微笑。王俊急急挺身坐起，道：「四弟，什麼時候？」

言小秋道：「剛過午時。」

王俊道：「六妹回來了麼？」

言小秋搖搖頭，道：「不會這麼快。」

王俊道：「她孤身女子，獨留虎穴，咱們要不要去接迎她一下？」

言小秋道：「再等兩天吧！三日後，如若還無消息，我們會全力以赴。」

王俊不便再說什麼，話題一轉，道：「五妹要我修改一下金燈門的規矩……」

言小秋道：「是！二弟，三弟，都在等着大哥的垂詢，金燈門人手太少，作的事情太多。」

王俊點頭，道：「我會全力試試。」

等到了第三日太陽下山時分，仍不見黃媚歸來。王俊強忍下心中的激動，未再多言，但于重、方昭、言小秋、蕭飛燕，都已經改換了疾裝勁服，雲集在茅舍的廳中。

這兩天內，他們作了不少的事，準備了兵刃、暗器。所有人的神情，都很嚴肅。

沒有一個人開口，更沉默，使整座茅舍中有着悲壯的緊張。

事實上，每個人心中都有很多話，但卻強行壓制着不肯說出來。

齊子川緩步由室外行了進來，輕輕咳了一聲，道：「第三天了，黃姑娘，還未回來。」于重像彈琴一樣，一字一句的說道：「要

過了今夜子時，才算三天。」

齊子川搖搖頭，道：「于兄，事實上，你們如能早一天去，也許能幫幫黃姑娘的忙，她的智謀、武功，雖然是我齊某人極少見過的突出人物，但她太過孤單了，強煞了，也只是她一個人呵！」

于重道：「金燈門有金燈門的規矩，我們不會為私人報仇……」

齊子川怔了一怔，道：「你是說，你們不管黃姑娘？」

于重道：「如是六妹還活着，我們會救她出來，如是她已經死了，我們只能對她表示一點悲悼，金燈門從不為死去的兄弟，姊妹們復仇，我們留下性命，作一點更有意義的事。」

齊子川道：「這算是什麼規矩，金燈門只不過是你們幾個合成的一個組織，但你們竟互相不顧安危……」

王俊突然冷冷接了一句，道：「金燈門如有這個規矩，這規矩太不合理，我們一定要廢除它。」

所有的目光，都投注在王俊的臉上，但卻沒有一個人接口多言。王俊輕吁一口氣，道：「二弟，我們情同兄弟，要患難與共，安危相扶，六妹，爲了救我們身陷危境，我們援助，怎能算是私事，她不幸死去了，我們替她報仇，又怎能算是去報私仇。」

于重道：「金燈門，有一條規戒說，不洩私忿，不爲私用，不爲死去的兄弟，姊妹們報仇。」

王俊大聲道：「修改，修改，這算是什麼規戒，不爲死者復仇，爲什麼不問問那兄弟、姊妹是否怎麼死的？」

于重道：「大哥說的是。」

王俊忽然站起了身子，道：「我可以不幹這個金燈門的大哥，但這些不合理的規戒，非

要修正不可。」

于重道：「咱們金燈門中的規戒，只有大哥的主張，才能修正。」

王俊道：「我一定要修正……」

但見人影一閃，黃媚飄身而入，笑一笑，道：「大哥，小妹回來了。」

王俊很意外，全場中人，都有些意外。只有蕭飛燕臉上有着一抹淡淡的笑容。

出了一陣子神，王俊才緩緩說道：「六妹，你沒有事吧？」

黃媚道：「小妹特地回來覆命，我替諸位兄長帶回來了原有的兵刃，而且，也查出了咱們一開始就陷入了一個大圈套中。」

于重哦了一聲，道：「是怎麼回事，六妹，可否說清楚一些。」

黃媚道：「事情雖然很曲折，但如一下子說穿了，也就沒有什麼了。」

輕輕吁一口氣，接道：「那位大首腦，就是號稱百萬的張員外張百年，他表面做盡了好事，但骨子裏，却是北五省中坐地分贓的大盜，咱們金燈門，破壞了他不少的大買賣，所以，他決心要把咱們一網打盡，利用了血手七醜，把咱們引上門來，但他們的武功，出了他意料之外，所以，他們原準備在府中計劃對咱們下手計劃，也有了改變。」

王俊道：「好可怕呵！」

黃媚笑一笑，接道：「幸好，他對小妹動了非分之想，要不然，咱們一上囚車，就會被他暗下毒手處決了。」

于重道：「這麼說來，那些找上咱們報仇的人，也是他的安排了。」

黃媚道：「是！他把咱們查得很清楚，很巧妙的把他作的事，也扣在了咱們頭上，而且，他一年前就派人在武林盟中告了狀，他是個老謀深算的人，一決定下了連環計，一謀不成

，一計又出。」

齊子川道：「難道非凡大師，都被他們貫通不成？」

黃媚道：「原本我也是這樣想，但我已查明了不是，只是那老和尚太過相信人，被人利用了不算，還被藥物所毒，下入地下囚牢之中，老和尚好懊惱，也好氣忿。」

言小秋道：「老和尚不講理，不知好歹，也該讓他吃點苦頭。」

黃媚道：「幸好，他吃了那麼多苦，省了我不少的事。」

王俊道：「以後呢？」

黃媚道：「我先解了非凡大師們一身中之毒，借洞房花燭之夜，制服了老賊張百年，以後的事，我就交給了非凡大師去辦，怕你們掛念我，我就趕了回來。」

齊子川道：「怎麼，那老和尚，不追究你們了。」

黃媚道：「老和尚很固執，但他受了我救命之恩，被我面子拘住，沒有辦法，只好認了，放我離開，不過，他要我們三個月之內，自動到武當山去一次，向武林盟主說明，還說他力擔保咱們，不過，這件事，小妹不能作主，要回來向諸位兄長請教了。」

王俊道：「六妹，就這樣簡單麼？」

黃媚道：「自然，還經過了一番激烈的惡鬥，張百年武功不弱，和我力鬥百合，幸好非凡大師等及時趕到，制服了張百年。」

王俊輕輕吁一口氣，道：「原來，這三日之中，你辦了這樣多的事情。」

黃媚道：「這件事過去了，但金燈門的事沒有完，我們有很多的規矩實在應該修正一下，難得大哥也有這種想法。」

（本節完，請看金燈盟故事之二：「四君子。」）



嚴沁 小姐 精心傑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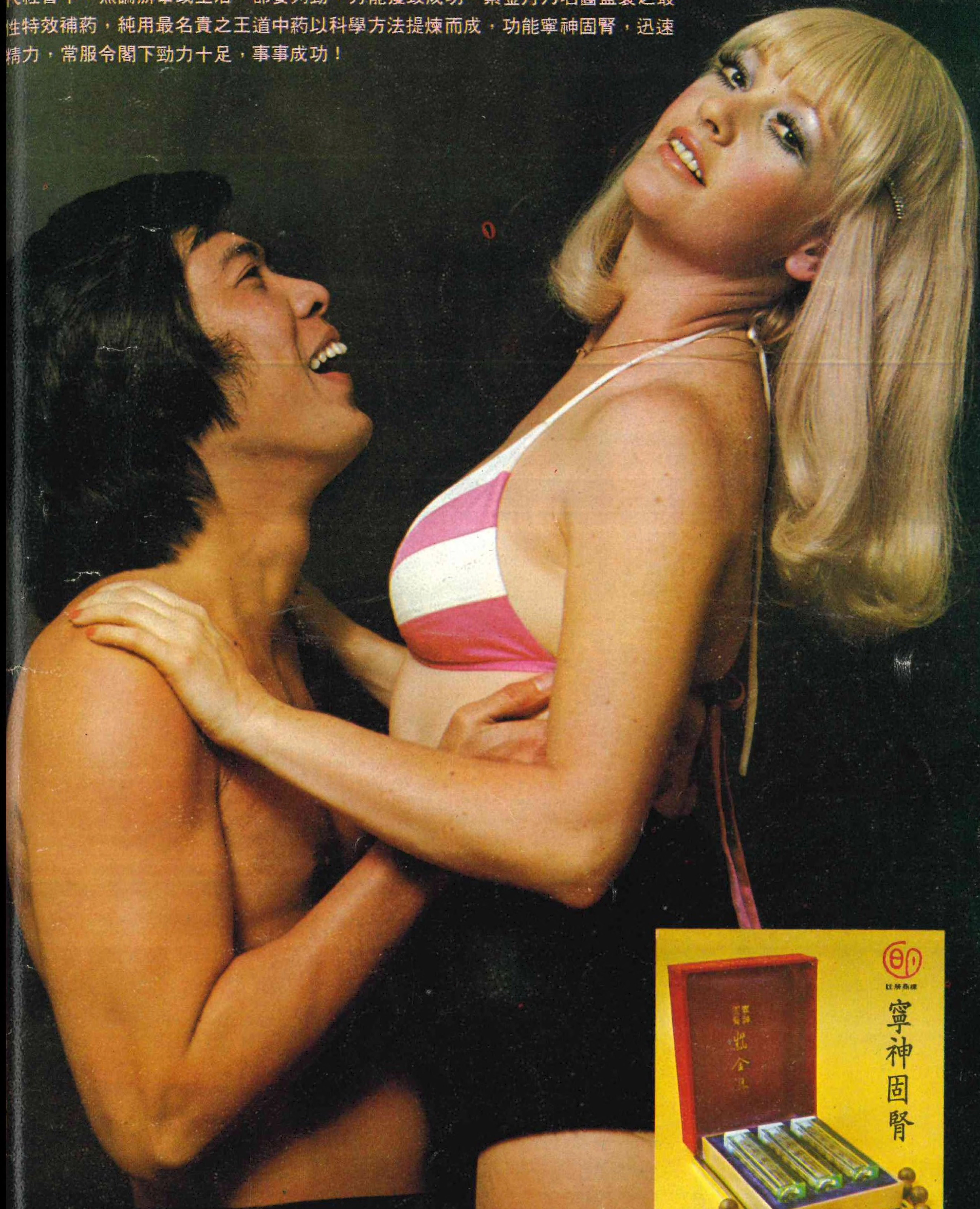


環球出版社
發行

香港上環新街五至十三號
電話：H 488261（十線）

功列神主 丹金大 功成不才

代社會中，無論辦事或生活，都要夠勁，方能獲致成功。紫金丹乃名醫監製之最性特效補藥，純用最名貴之王道中藥以科學方法提煉而成，功能寧神固腎，迅速精力，常服令閣下勁力十足，事事成功！



神經衰弱 貧血頭暈 記憶衰退
工作過勞 夜睡不寧 怔忡心跳
耳鳴目眩 腰酸腿軟 中氣不足
陰虛盜汗 夜多小便

主要中藥

麗參 鹿茸 鹿尾膠 西歸頭 玉桂
杜仲 黃耆 三鞭 冬蟲草 珍珠末
附子 茯神 蟾酥 蠶蛾 熟地黃
酸棗仁



永安公司

總批發

5-223283

港九各大藥行均有銷售

紫金丹

峨嵋藥廠出品

總代理：香港 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星馬代理：一鳴藥行 星洲（大坡）金巴南京街5號